



讀易日識 六卷

自知錄 二卷

詩稿 九卷

文稿 八卷

日識 一卷  
日識續 一卷

寅甫日記小稿附 各一卷  
文稿續刻 一卷

# 生齋人王佳集

當湖方氏藏板

易者聖人教人寡過之書也故大象之傳皆以人事言之卦爻之辭或取象於物蓋欲人卽物象而窮其理以爲處事之本未有離人事而可以言易者後儒泥於象數好爲穿鑿之談其說似深而反淺於學者之身心奚所裨歟平湖方君子春所著生齋讀易日識蓋皆其平日反躬有得之言其諸所謂賢者學易而不同於才士之口易者歟惜其書未終而遽歿也予得其遺稿亟爲梓之世之讀其書者猶可以想見其人云

道光丙申秋七月朔樵李沈維鑄識

序文

人寰極之書也大江寧顧晴崖家鐫

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一

平湖方 垌子春

易之理最切於日用。凡飲食寢興語默動靜之間。無往而非易。宜深體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卽易也。自人體之。則爲隨時變易。以從道。不曰陰陽之謂道。而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便見理與氣不離不雜之妙。須於陰陽轉折處觀之。沖漠无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所謂畫前之易也。動而後有象。分而後有數。錯綜變化至於不可窮。而總不外此一理。蓋理含象數。體用一源也。象數卽理。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一

顯微无閒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與道豈有二哉。

三百八十四爻。皆從兩儀生出。兩儀又從大極生出。觀此可以悟立本之道。本何以立。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朱子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惟其定而常實。故事莫能外。惟其該而本无。故用極其神。理定既實。誠一不貳也。體該本无。無聲無臭也。嗚呼。人事之宜。孰非天載之妙哉。

程子序易。溯原於大極。而究歸於未形未見。朱子贊

易開端於大一而總括以潔靜精微。此是易之根原。程子云。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此是易之綱領。程子云。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又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朱子云。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又云。體之在我。動有常吉。此是學易之方法。

交易變易。就易書言。則交易是指卦爻。變易是指著策。若以理言。則亦無物不然。蓋交易者一彼一此之象。變易者一消一長之幾。交易是對待之體。變易是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一。二。流行之用。交易是二氣之定位。變易是一氣之循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交易也。動極復靜。靜極復動。變易也。人若知交易之義。則當推誠待物。而勿處於睽。孤知變易之義。則當隨時審幾。而勿膠于成見。六十四卦由內達外。此可悟修身爲本之義。畫卦者自下而上。天地生生之氣固然也。此可悟君子之德。必自微以至著。自卑以至高。

開卷第一卦是乾。只此乾字。便不可忽過。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亦賦。則我之身。已全體此乾。特爲氣。

稟物欲所累。故將真性日就喪失。君子之學。復其性而已矣。及今須亟亟焉。去私存理。以保守此乾。一之一畫中。連不斷。一之一畫中。判爲兩。卽此見陽實陰虛之象。惟其實也。故天氣常統貫乎地之中。而施其化。惟其虛也。故地能容受乎天之氣。而成其功。實心以體乾。虛心以體坤。爲學之方。莫切於此。乾者天之性情。性是體。情是用。朱子於卦辭註云。乾者健也。陽之性也。言性則情在其中矣。於文言註云。健兼用言。又可見健之該體用矣。天非乾無以生萬物。人非乾無以立萬事。乾其要矣哉。

生齋讀易口識

卷之一

三

乾有大通之象。猶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甚矣人之不可不貞也。虛齋謂貞之一字。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紐。信然。

九六是爻。初二三四五上是位。爻與位相值。而德與時見焉。素位而行。相時而動。學易之道也。

健而无息。謂之乾。惟健故無息。惟純是陽。所以健。稍雜以陰柔。便非乾矣。人必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合乎乾。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者。猶夫乾之純陽也。

但看乾卦潛見飛躍等字。都是天然位置。全不由人。

力安排。故天下事只在盡吾之所當爲而已。營謀計較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以乾道之大而當其初猶未可用。極於上猶必有悔。三猶厲而四猶疑也。然則人可昧於時而信心直前乎。所以君子無時而不戒懼。

同是一乾也。在初則當晦養於下。在二則當施澤於物。在三則當憂懼自修。在四則當量可而進。在五則當正位以治下。在上則當退藏以免悔。無他。時爲之也。是故分言之有各止其所之義。合言之有變動不居之義。或以一人獨當一爻則終身守之而無疑。或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四

以一生兼此六爻則惟義是從而弗執。推之三百八十四爻無不皆然。君子之所以因應咸宜而無意必固我之私者。惟其時中而已矣。

理因象著。占由象生。象占之閒。天理存焉。朱子云。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只加一則字。其意豁然。以是推之。庶得觀象玩占之實。

易中諸爻特虛懸其象以示人。其處之之道則在乎人也。若上九之爲亢龍。到此地位終不免於悔矣。聖人則於未亢之時預防其亢。從容恬退。脫然無係累之私。則不至於有悔。故曰知幾其神。又曰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虛齋謂易道有隨時而順之者。有隨時而制之者。如乾卦潛見飛躍之象。皆順之者也。至上九一爻。則制之者也。此義最精。

自乾卦逆而計之。卽復之一陽初動也。猶人善念始萌。其端甚微。惟能操存涵養。進而不已。則爲純乾。而擬德於天矣。物莫不自微而至著。學問之道亦然。萬物資乾元以爲始。我亦資始中之一物也。將此身放在萬物中。公共看。則識仁體矣。

亙古今塞宇宙。皆乾元之氣也。人在天中。如魚在水。人與天。豈有二哉。是以君子畏天命。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五

觀乾元之統乎天。則知仁之統乎人矣。故曰仁也者。人也。人資乾元以爲始。始之而無以終之。豈非自絕於天乎。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要其終而知所以死。全受全歸。夫是之謂仁者。

乾元始萬物。萬物統體一大極也。萬物資乾元。物物各具一大極也。

乾之所以爲乾者。四德而已矣。四德固無乎不在。而陰陽過接處。尤足以見乾道生生不已之妙。所謂終始也。始則必終。終而復始。屈伸往復。循環不窮。此乾道之自然。天地萬物所莫能外。故卦之六位。如初潛



二見三惕四躍五飛上亢皆成於時無非此終始之理。聖人既大明乎終始之理。則見六位之成於時者。不待安排。卽亦不容拘滯。故其乘之也。時當潛則潛。時當見則見。時當惕則惕。時當躍則躍。時當飛則飛。時將亢則不與之俱亢。亦惟各因其時。而不以己意。與乎其間。如此則遲速進退。應用無方。天道由聖人而行。聖人之身卽天道也。豈非所以御天乎。此節依本義之意。似只如此。語類有一條。以四德分屬六爻。恐非定論。

六位時成。乾之時也。時乘六龍。聖人之時也。惟其時。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六

成所以時乘聖人。何容心哉。然無心出之。正足以見。宰制之神。操縱之妙。故曰遲速進退之在我也。天道惟聖人之所御。此所以爲御天也。

終始之義甚大。天地人物古今運會。只是此貞下起元。道理聖人惟大明乎此。所以行之沛然。

性命之理。雖於資始時合下完具。然必形質已定。而後可言各正也。蓋資始是繼之者善。各正是成之者性。資始是天人交接之初。各正是生人物之定理。保合是人物所以爲生之全體。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皆乾道變化之所爲也。於人物。

之各正保合。而以乾道變化先之。可知彖傳是主天  
之生物言。不主人物言。故朱子以爲不是正說性。  
變化卽是終始。變爲始。化爲終也。旣化則又變矣。特  
以時言。則曰終始。以氣言。則曰變化。  
乾道無時而不變化。無物而不變化。惟其變化。所以  
恆久不已。人事亦然。  
只理會性命二字。便見天人合一之實。  
乘龍御天。是聖人之功用。流行處。故以屬元亨。萬國  
咸寧。是聖人之德業。成就處。故以屬利貞。  
自強不息。只在居敬。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七

盈不可久。謙則有終。比而觀之。可以悟持身涉世之  
道矣。

貞而不固。則易至游移。固而不貞。則流於偏僻。事之  
所以不立也。要之。不貞固。總由於不智。若是非素明。  
則見得到。守得定。誘以勢利而不回。怵以禍患而不  
懼。終始一心。夷險一致。雖艱鉅之任。不難措之。裕如  
况常事乎。此貞固之所以爲智而足以幹事也。  
孔子之意。只是以人當乾。故彖傳旣以聖人之元亨  
利貞。與乾道參互言之。猶恐其爲聖人分上事。非盡  
人能勉也。故大象復以自強不息爲君子之乾。則亦

可以反身而得之矣。然猶以爲未備也。至文言直以君子之行仁義禮智。便是乾元亨利貞。則義益切近。而辭益精詳。學者熟復而有得焉。始知天卽人。人卽天。而體之於身者。不得不實矣。

龍德而隱。雖聖人事。然吾輩今日。正須力勉。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最是入手要務。蓋始初爲學。原自有不甘流俗之志。然此志守得不堅。則或以勢利而易。或以貧困而易。或以憂讒畏譏而易。求其始終不變難矣。若夫名固非汲汲以求之。然爲人念頭絲毫未盡。則所知所行。必有表暴於外者。便亦以此成名。故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八

惟真不求名。乃能不成乎名。豈常情之所及哉。夫龍德之隱。固卽於不易。不成處見之。然原其所以不易。不成之故。全在於无悶。若有悶。則不易乎世。幾於憤世。不成乎名。實未忘名。究亦豈能終於不易不成哉。况曰遯世。則時方否塞。非徒未仕而已。曰不見。是則動遭謗。尤非徒無名而已。如是而猶无悶焉。所以爲龍德之隱。然則吾輩今日。亦惟孳孳矻矻。求其所以自信自樂者。而不可有一毫怨天尤人之意也。樂者樂其道之將行。憂者憂其世之終否。樂與憂皆在天。下非一己之私。兩則字須玩。惟實有可行可違之具。

故進退裕如。毫無疑滯。惟本無必行必違之心。故出處泰然。毫不固執。樂則行。憂則違。一於道而已矣。豈富貴貧賤所能動其心哉。故曰確乎其不可拔。此則於變動不居之中。見其特立不回之素。乃龍德之全體。不必於隱而可以隱者也。此節道理一層進一層。學之且須從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做起如朱子所謂硬著脊梁。牢著脚跟者。庶幾可以不易乎世矣。如程子所謂鞭辟近裏著己者。庶幾可以不成乎名矣。由是而實有諸己焉。則亦可以遯世不見。是而无悶。由是而隨時處中焉。則亦可以樂行憂違而不拔。堅苦。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九

以致其力積漸以俟其成。努力爲之。勿急勿輟。

在聖人則於庸信庸謹見盛德之至。在學者則以庸信庸謹爲入德之方。蓋聖人惟無不信謹。故庸信庸謹學者必庸信庸謹。而後能無不信謹。究其原。只爲庸近處皆性命之理。精粗內外一以貫之故也。

誠是本體無可加損。只在存之而已。邪既閑則誠自存。閑邪乃存誠之工夫也。非是於閑邪之外更要存誠。閑邪只是主一。一則誠矣。故閑邪卽所以存誠。而主

一則不消言閑邪。

大極中本無一物所以善世而不伐。全五句忠信辭。龍德正中一段有逐句轉摺之義。有五句層遞之義。如庸言庸行而猶信謹。閑邪而已存誠。善世而又不伐。德博而且化。此逐句轉摺之義也。庸信庸謹矣。還要閑邪存誠信謹。誠存善出於世矣。猶且不伐信謹。誠存善世不伐矣。所以德博而化。此五句層遞之義也。又須句句見其爲龍德之正中。不止於德博而化處見也。樂於善也。二。慎於言也。三。忠於事也。四。誠於心也。以聖人之善尚且不伐。惟善世不伐。所以爲聖人。人其可自滿乎哉。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十

必龍德然後化。有龍德自然化。人亦貴乎修德而已。何必責人。

初九則樂行憂違。九二則德博而化。九三九四則進德修業。欲其及時。自古聖賢未有不以天下爲己任者。特進退惟其時耳。大學之明德新民。中庸之成己及物。皆是如此。吾人須有如此抱負。而加以嚴密精細工夫。方是大人之學。

進德修業是大綱。忠信辭誠是進修之基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進修之功程。蓋德之進。必有所以進之者。業之修。必有所以居之者。其道全在乎忠信辭。

誠不忠信。則時起時倒。忽作忽輟。德何以進。不修辭立誠。則心口相違。己之誠意。便存留不住。業何以居。非忠信。固不足言修辭。而非修辭立誠。則忠信之心。亦不固。此其所以內外相資也。至於進德之事。則在致知。事事物物。皆真知至善之所在。而其心必欲至之。而後已。則理之幾微精密處。無不到矣。是可與幾也。居業之事。則在篤行。既知理之所終極。而必實踐以終之。則天下義理。從此居守而弗失矣。是可與存義也。如此。則自始至終。曾無一息之懈。豈不乾乾惕若乎。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十一

君子乾乾惕若。故其在上位也。欲然不自足。常恐德業之不成。何有於驕。其在下位也。澹然無所求。惟盡進修之實事。何有於憂。可上可下。素位而行也。不驕不憂。隨處合道也。所以雖危而无咎。人不知學。則上位下位皆不可處。以其中無主。而有待於外也。君子既一以進德修業爲事。則始終此乾乾惕若之心而已。是以可上可下。不驕不憂。乾乾惕若。敬也。忠信辭誠。誠也。處危免咎之方。孰有外於誠敬乎。勉之。

所知者。至於可與幾。則知之極其精。所行者。至於可

與存義則行之無不盡可與幾乃所謂至否則只是虛見而已非至也可與存義乃所謂終否則只是小成而已非終也

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君子何嘗須與忘天下哉然心雖不忘天下而進則必因乎時行道之切與守己之嚴並行不悖也  
及時而進將以平治天下也此是何等重任而却不外乎進德修業進德修業將以學爲聖人也此是何等大事而却不外乎忠信辭誠是故吾人欲身任天下只在乎勤學欲勉爲聖人只在乎立誠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三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觀此知人生自爲學外皆不可到十分盡頭處

剛而能柔中也天之則與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天之則無形於聖人之身形之故曰乃見天則惟其爲天之則故當然之尺寸不可踰越自然之理絲毫不容造作此豈獨聖人之治天下然哉吾人日用之間凡事皆有天則須隨時隨地精察而力行之勿任私智勿設成心平平常常停停當當各止其所而絕無加損於其間乃爲復性之學  
始則必亨可見亨由於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作

聖之功。卽在於蒙養。人可不正其始哉。

繼之者善。始也。明乎善而誠之。其效至於參贊化育。是始而亨也。若氣質物欲展轉相循。則是戕賊其始。而生理息矣。何由亨乎。故君子之學。惟以明善復初爲事。

性情卽是本體。其在於人。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返其初。而无極之真湛然可見。推於外。而萬物之理應之。不窮蓄積極其盛。斯發見當乎時。仁智交際之間。其可不用力乎。

不言所利爲貞。此上天之載。所以無聲無臭。聖人所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十三

以退藏於密也。亨利貞皆元之所爲。而貞又元之所從出也。然則涵養未發之中。其要矣哉。

四德之妙。體玩不盡。如析言之。則元自元。亨自亨。利

自利。貞自貞。體段各具也。遞言之。則元而亨。亨而利。

利而貞。貞而復。元流行不息也。以對待言之。則元亨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分陰分陽而條理不亂也。以變

易言之。則亨之盡爲利。貞之下起元。根陰根陽而循

環无端也。以統體言之。則亨利貞皆元之所爲。貫徹

乎始終也。以本體言之。則貞者元之所自出。藏神乎

淵密也。嗚呼微矣。



時。未。來。只。宜。守。不。可。強。之。使。通。也。時。既。去。則。宜。變。不。可。習。以。爲。常。也。一。身。之。出。處。如。此。凡。事。之。進。退。皆。如。此。初。九。上。九。兩。爻。可。玩。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中庸言慎思而此不言者問辨寬居皆有思在也。

不學則空虛寡陋而無以聚不問則含糊執滯而無以辨不寬則偏枯迫隘而無以居不仁則夾雜攙和而無以行學聚矣還要問辨否則精微不盡問辨矣還要寬居否則栽培不固寬居矣還要仁行否則踐履不純必學聚而後問辨若蓄之不多以何爲辨必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四

問辨而後寬居若審之不明以何爲居必寬居而後仁行若養之不熟則亦無以利於行矣此四句須回環互看其義方盡。

寬以居之卽張子所謂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也仁以行之卽大學之止至善也寬居仁行卽程子所謂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也工夫全在上三句到得仁行已是從容踐履時候只於應事處略一提掇耳。

大人之德至於天地鬼神弗能違似不可以學而至然大人之所以能如此者惟在无私學者苟實用力於去私存理使所性之全體圓滿融無一毫虧缺。

無一息閒斷無一絲遮蔽無一點造作則亦豈異於大人而何天地鬼神之不可合哉。勉旃勉旃。勿甘於自棄。

有進必有退。有存必有亡。有得必有喪。此理勢之自然也。退也。亡也。喪也。不待將退將亡將喪而後知之。當其進之時。存之時。得之時。而已知之矣。知之則敬慎以自安。不知則驕盈以取敗。可不戒哉。貞也。安守。不明。天道不足以盡人事。觀上九文言益信。五。損言。能盡坤道。則虛以受人。而不悖乎理。恕以及物。而不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五

拂乎情。是以元亨。特所利者。以順而健為正。若剛健之正。便不利。故君子有所行。先則迷。而後則得其事。但主乎利。宜往西南。而不宜往東北。惟安於正。則吉也。貞即牝馬之貞。後得主利。西南得朋。皆貞也。安字最要緊。守其分之當然。而無所僭踰。循乎理之自然。而無所勉強。乃為安也。若其心不安於柔順。而欲任己自尊。則不貞矣。不貞便凶。故必安於牝馬之貞。斯為吉道。安貞者。安於居後。而不敢爭先。安於主利。而不敢主義。安於西南。而不敢往東北。有斂約卑與之節。而無專擅侵越之心。蓋陽全陰半。理本如此。君子

順之所以吉也。

至哉坤元至柔順利貞。是以地道明坤義。君子攸行。以下始就人事言。是君子之行坤道也。而其直與資始資生。雖只在霎時間。然細剖之。畢竟氣至而後形生。卽此可以見陽先陰後之理。乾元曰統天。見陽之氣無不包也。坤元曰承天。見物之資生於坤元者。陽主之而陰特受之也。蓋坤元卽乾元之氣。非順承乎天。則無以生物。故陰不可以抗陽。坤不可以敵乾。此義不獨於大字至字分之明乎。此其於尊卑上下之辨。不得不嚴矣。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六

坤道順承乎天。此自然之理。故在人事。則臣之行於下者。皆君命之也。妻之治於內者。皆夫唱之也。子之繼於後者。皆父作之也。在人身。則四體之循於則者。皆心主之也。苟或反是。是悖理而亂常。可不謹乎。甘於柔順則安矣。非順何以能安。故安者順之爲也。一於柔順則貞矣。非健何以能貞。故貞者健之守也。然惟安於貞。所以能貞。則安卽是健。以柔順爲貞。不順是不貞也。則貞卽是順。故地德之安而且貞。與君子之安於貞。無異指也。坤只是順。順之至便是健。健不在順外也。

厚德載物。君子一身之坤也。厚字須深體。力不能任重。非厚也。量不能容眾。非厚也。志不能持久。非厚也。三者未備。何以載物。欲求其德之厚。要必義理精純。涵養深固。而後可。如霜堅冰。至自念慮之微。以至家國天下之大。無不如此。象傳曰。陰始凝也。始字須早辨。又曰。馴致其道。馴字須預防。於其始凝而覺之。須有見幾之明。恐其馴致而慎之。須有制陰之道。見幾之明。制陰之道。仍不外乎居敬窮理。

有乾之上九。則必有坤之初六。陽極而陰生也。有姤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七

之初六。則必有坤之上六。始微而終盛也。觀乾之變。姤則知盈滿之爲災。觀姤之成。坤則知微陰之當制。直方大。卽於事上見。不習。无不利。以其德而能。六二爻辭。純是德。亦純是占。凡行之。有不利者。只是不直。不方。否則直方之德。猶未至於大耳。常人誤以不直。不方。爲利。於是內營機變。外事依回。疑忌猜嫌。從此而起。何利之有。其稍愈者。又或務爲激切崖異之行。以至觸處齟齬。自傷孤子。此皆昧於直方大之義者也。蓋利非便己之謂。只順乎天理人情。便是利也。直方大。則表裏瑩徹。粹然

無疵大小咸宜。犁然各當。所以不習无不利。六二之德。不習无不利。學者須習而後利。習之如何。亦惟去其不直不方者而已。有一毫支離巧曲。便不是。直有一處苟且遷就。便不是。方必將世情俗見。私自利之念。掃除淨盡。而率其性之固然。久久純熟。無在非天理流行。則直方大矣。大不可以力爲。直方之至自然。大利不可以強求。直方而至於大自然。无不利。

坤道多深潛斂退之意。而象傳於六二曰地道光。於六三曰知光大。於六五曰文在中。其章美之不可揜。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六

者如此。蓋蓄之愈深。則發之愈盛。故爲學工夫。必須培養本原。約之於至精。至密之地方。有功效可觀。以六四之才與境而慎。則不害。如六四之慎而僅能不害。則人之不可不慎。益見矣。乾九三重剛不中而能乾惕。坤六四重陰不中而能謹慎。故皆得无咎。凡身處危地。無論性體剛柔。並須戒懼也。特乾三是陽剛之過。過剛者宜於自治。故以進修爲事。坤四是陰柔之過。過柔者只當自守。故以括囊爲戒。此則因性體時位而殊者也。

中順之德。自古聖人皆然。如堯之恭讓。舜之溫恭。禹

之不矜不伐湯之克寬克仁文王之肅廟雖宮周公之赤鳥几几孔子之溫良恭儉讓皆是德也聖人且如此况以子庸鈍之姿其可不恭敬和順自卑而尊人乎

存養工夫最重存養密則黃裳之象自著所謂睟面盎背所謂德盛禮恭皆是也黃裳中順之德之見於外也而象傳必推原之曰文在中此可悟闇然日章之道

六三含其章六五文在中學之貴乎深潛縝密也如是吁文章者盛德所流也其可表暴於外哉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九

始之不謹至於龍戰則其血元黃矣豈獨陽受其害卽陰亦何嘗利哉故制之於始匪特使陽順長而不撓亦使陰安全而無失兩得之道也

坤德本自安貞然陰柔之性尤恐其不能永終故以利永貞戒之蓋坤之貞只是順中之健變而爲乾之貞則剛健矣故能永也然坤雖變而爲陽究竟有坤之體質在所以不足於元亨

坤之剛方從柔靜中出剛方只在用處見非乾爲之主則無以行其剛方非剛方則無以成乾之功所謂順而健也

蒙引云柔无爲剛能動朱子云靜无形方有體於兩  
兩反對處理會而字之意其義最精  
承天而時行時卽乾之時也時未至則不侵時既至  
則不違所以爲承天順之至也  
敬義工夫有分有合以其分而言之敬則心常有主  
无私曲无撓亂而內直矣義則事各當理無偏邪無  
遷就而外方矣敬自敬義自義界限分明兩不相靠  
也以其合而言之敬之中有義湛然純一萬理咸備  
否則鄰於空寂而非所以直內矣義之中有敬卓然  
精明因應不違否則祇爲襲取而非所以方外矣敬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三

而義義而敬內外一致交相爲用也敬義精熟不少  
閒斷則無處非天理之流行故程子謂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仁也又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敬義立而德不孤立字不孤字皆須體認立與修辭  
立誠之立同必工夫純一乃可言立若有義無敬則  
易流迫狹有敬無義則易致偏枯有敬義而不熟則  
猶有艱澀疎漏之弊而德孤矣故必敬義立而後不

孤

夾持則無一面放鬆直上則無一刻歇泊惟夾持所  
以直上敬義工夫須如此做始得但如此著實做去

自然能至於不疑所行

程子謂恕則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恕則天地閉賢人隱。旨哉言乎。當隨處體認也。蓋此心纔一寬恕。便與天地萬物相流通。意思何等廣大。否則物我隔絕。純是晦盲。否塞之象矣。更何學問之可言。

黃中通理。謂中德之在內者。條理秩然。無不通達也。與中庸之簡而文。溫而理相似。惟其黃中通理。所以能正位居體。

暢四支而發事業。由於美在其中。而黃中通理。亦祇由敬義做成。蓋六二六五德同而位殊。二位在下。故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一

三

但言直方之德。五位在上。故自有事業之施。猶乾九二九五皆為大人之德。特隱顯不同耳。

龍戰于野。龍字單貼陽說。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以陽為主也。坤雖純陰。然陽未嘗无。此理最好玩。人雖熟寐。聞呼即覺。人雖大惡。秉彝自存。亦此義也。

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一終



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二

平湖方營垌子春貞而



屯之元亨是要其終而言之蓋初九陽剛而居動體

始雖遇險而終必出屯故有大亨之道然必利在正

固乃能有濟否則躁進而犯難履險而失常不足以

亨矣故又曰利貞勿用有攸往也勿用有攸往非終

不往也不遽往耳

知屯之元亨則當奮發有為而志不可沮知屯之利

貞則當堅苦自勵而節不可移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一

彖曰元亨利貞彖傳釋之直曰大亨貞言大亨之必

由於貞也大亨貞三字最有味程子云非貞固何以

出屯蓋惟有守者乃能有為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

也朱子答呂子約書謂孟子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

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

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此可為苟且徇人者戒也竊

謂貞固三字處困境者尤當自勉非特出處大節不

可苟即尋常辭受進退以及思慮言動之間皆須兢

兢自守苟有一端之從俗一念之妄營即為不貞而

有咎矣戒之慎之

屯難之世。正須有爲。若非經而綸之。天下何自定名。分何自明乎。經綸之事。不外教養兩端。无所作爲。則不能濟屯。妄有作爲。亦無以出險。故彖辭旣曰利貞。爻辭復曰居貞。而孔子大象取義於經綸。最爲親切。經綸者。必尋其端緒。順其條理。而後有成。不可以躁心求也。若急迫爲之。則勞矣。治屯之道。亦如此。

初九以陽剛之賢。而能下於陰。宜其得民而可君也。君道猶在。自下何况學者。其可以賢知先人哉。人以賢下人。本无不利。而屯之世。尤爲可貴。蓋濟屯正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二

在需賢。當世又无有能勝其任者。已卽以尊貴自居。亦未爲過。乃以大有爲之才。爲舉世不可少之人。而顧下於人焉。則非賢明之至者。不能此。其所以大得民而可君也。

初九當屯難之初。而以陽在下。是有可進之才。而未

能進。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是有欲進之

志而未可進。故盤桓也。以其進之難。則當居貞。以其

位之正。則能居貞。貞字在屯卦尤重。

志行正。便是居貞。蓋志在於行。其正所以固守。其正

是居貞。原爲濟屯而然。豈止而不進者哉。惟志在於

行故不急於行。不急於行。是行必以正也。居貞之謂也。正期於行。見其志之切。行必以正。見其志之嚴。有可行之具。故其志非虛。有居正之操。故其行无失。字於初。則失五之應矣。是終身之悔也。人安可以不貞。不字於初。既合正理。十年乃字。久必獲通。人又何樂乎不貞。

以初之陽剛得民。而求爲婚媾。人必多方慫恿。以爲可以字也。而二乃毅然不從。其識之過人遠矣。此十年中。不知受幾許困苦。受多少屈辱。而始終无悔。安以俟焉。此非有中正之德者。不能嗚呼觀此。可以勵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三

志矣。

人當貧困時。須守不字之貞。至十年之字。亦任其自然而已。豈有所期必哉。

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凡罔罔逐利者。必至如此。吝者羞吝也。人當失己。妄求未有。不致恥辱者。君子所以貴知幾也。素履獨行。居易俟命。庶幾免於羞吝也。夫。

幾字最要看念慮之初。萌吉凶之先。見澄觀默識。謹以持之。正好下工夫也。

以六四之陰柔。而當屯難之世。宜其无能爲。而有凶。

咎矣。祇以能下求初九之賢，遂往吉而無不利。此人之所以貴乎虛己下賢也。而在上位爲尤急。初九以貴下賤，則得民而可爲君。六四以上求下，則往吉而無不利。無論有德有位，處剛處柔，總以能下人爲貴。

六四象傳曰：求而往明也。聖人。不以任己獨斷爲明。而以虛己下賢爲明。是可知所用力矣。

亨以下備言治蒙之道。而總歸於利貞。貞字最重。告於君。則如孔子之言明誠。孟子之言仁義。以及程子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四

朱子皆以聖人之學望其君。是所謂貞也。若以堯舜文武之道爲不可行而姑言其淺者。易者卽不得爲貞矣。更不必說到計功謀利也。至於教學亦然。養蒙之道莫正於朱子小學一書。不以此爲教。而或誘以辭章。或狃於舉業。浮澆鄙俗。習與性成。有終其身迷而不悟者。立教不端。人材日壞。所係豈淺尠哉。

亨字專主蒙者說。利貞則兼蒙者與發蒙者說。蓋求我而亨在人。求人而亨在我。則皆蒙者之亨也。卽下文所云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亦是使蒙者得亨耳。非謂發蒙者之亨也。雲峰謂本義訓亨字兼發蒙者

說似欠體貼

觀蒙者之得亨。須由於童蒙求我及初筮之誠。則夫心之不虛。禮之不恭。志之不篤。而徒以文貌相承。其何以自免於蒙哉。若夫懷忌惡之心。而訛訛然自以爲賢知者。其取困尤甚矣。

既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則亦可謂致敬盡禮矣。然猶初筮告再三不告。發蒙之道。何其尊嚴而慎密也。此當與論語不憤不啟。章及孟子言不召之臣參看。

此再三瀆之人。卽求我之童蒙也。童蒙而能求我。固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五

非無志於學者。猶且再三不告。若本無向學之志。而泛問以相嘗者。烏可輕與言哉。

再三不告。非吝己之有。而苛責於人也。蓋告之而至於瀆。則彼之心不誠。而我之言亦必不信。是輕視聖人之道。而人已兩失也。烏乎可。

發蒙必先有可亨之道。所謂可亨之道。非徒知之。明尤貴行之篤。自非道德純備。賢哲交孚。何以應人之求乎。凡司教者。須細玩以亨行三字。

彖傳志應也。以剛中也。瀆蒙也。是承上文時中二字。申明亨字之義。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釋利貞之義。雲

峰兼以養正爲時中亦誤

蒙以養正。養字宜詳玩。蓋蒙者天性未漓。當栽培防護。以全其真。蒙者知識未開。當優柔饜飮。以俟其化。保其已然。而導其將然。所謂養也。養正之法。要不外乎小學工夫。

蒙以養正。便是作聖之功。蓋君子之爲教。合下便以聖人之道爲準的。纔當得一貞字。稍有苟且遷就之意。卽非所謂養正矣。自灑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理本一貫。特科級有漸次耳。

養人之蒙。與自養其蒙。其道無二。要惟貞則可亨。小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六

學近思錄四書五經皆可亨之道也。以是爲學。學之貞也。以是爲教。教之貞也。舍此他圖。必至自誤。誤人率天下而羣歸於蒙昧矣。豈不可懼。

蒙以養正。聖功也。所以釋利貞之義。固是重正字。程傳發而後禁云云。似重蒙字。其實二義兼有。蓋蒙必養以正。庶不惑於歧趨。養正必於蒙。庶不至於扞格。故養蒙以正之日。卽作聖之功也。

卦中蒙字。包得廣。凡昧於所之者。皆謂之蒙。非專指童稚也。惟蒙以養正之蒙。則指童稚說。

行者行其事也。德者得於心也。果行最重。能果行斯

能育德。否則無德之可育矣。然果行尤須育德。若但果行而已。則振作於一時。未必積久而自得。卽不然。而勇於有爲。亦終無沈潛縝密之意。求其充於內也。難矣。故必二者交致。其功而後爲養蒙之善法。

九二本義云。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自兼指三項說。蒙引以當其事爲專指納婦。未必然。

剛柔接。卽彖傳所謂志應也。二五雖上下交孚。而尤以五之應二爲重。蓋必五先求二。而後可以施養蒙之道。必柔來接剛。而後可以有克家之功。否則九二雖有剛中之才。何由而得展布乎。自來賢人君子以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七

上。不信任。而不得行其道者多矣。在上者可不順。吳以求賢哉。

人之所最重者。躬耳。躬且不有。更恃何物以爲己有乎。夫見金夫而從之。以爲可以大獲其所有也。乃竟至於不有其躬。吁。曷不返躬而思之。

六三以取女言其實人之嗜利失身者。皆見金夫不有躬者也。一與之親。敗事敗名。勢所必至。可不慎哉。金夫本義不專指何爻。程傳以爲九二似失之泥。无攸利。程傳指女子言。而本義以爲占辭。蓋見金夫而至於不有其躬。則无攸利不待言矣。况與勿用取女。

句相應。究以本義爲精。

見金夫不有躬。辱身敗名。至於如此。固已。父母國人皆賤之矣。而其原祇由於不慎。豈不危哉。吾儕立身。真無一刻可不戒懼也。

蒙六四。所居所比。所應皆陰也。如人質既愚柔。又不樂善。能無困於蒙而吝哉。屯六四以下。求於陽而吉。蒙六四以獨遠於陽而吝。學者可以鑒矣。

六五吉占。全從童字生出。童字意義。須詳玩純一未發而聽於人句。蓋惟自以爲蒙。故能童蒙。童蒙則不終於蒙矣。所以吉也。凡人家子弟。其誠篤專一。恪遵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八

父師之訓者。後日決知其有成。若彼飾智懷詐。傲然無敬。長愛賢之心。則其歸於下流。亦可必矣。嗚呼。今之爲士者。挾驕矜之氣。而輕侮老成。習浮薄之行。而疏遠正士。人心風俗。日就澆漓。要其病根。皆由爲童子時。不講小學。始究之自賢。自知適以自困於蒙耳。而乃顛倒瞽亂。終其身迷而不悟也。可慨也。夫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吾願爲童子者。力勉之。尤願教童子者。深思之。

楊園先生論父兄之教子弟。必以親師取友爲急。讀蒙卦四五兩爻。益覺其言之旨也。





孚者誠於需也。不誠於需則勉強停待而內不勝其  
憧擾。此心豈不閤塞之甚乎。誠於需者定心一意。鱗  
然無妄念之雜。恬然得所處之安。其光亨也必矣。蓋  
爲治爲學皆無近功。當需則需。非可期。必至於出處  
之際。其時未至。正當居易俟命。若將終身。斯其心光  
明通泰。可以自信自樂。否則如程子所云。雖不進而  
志動者。非有孚光亨之道也。

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二句最有味。須兼用程  
朱之說。乃備。蓋剛健者志在必進。惟恐其不能需。不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九

能需則將陷乎險矣。而能不陷焉。其義故不。至於困  
窮也。亦惟剛健者德足有守。所以能安於需。安於需  
則終必濟乎險矣。是其不陷也。其義自不至於困窮  
也。

飲食宴樂。卽九五之需於酒食也。極言其無所作爲  
安以待之之意。

需卦下三陽皆有爲之才。其志固甚欲進也。特以險  
在前。故不輕進耳。本義所謂無所復爲。謂其無營謀  
期必之私耳。非一無所事也。蓋需者需其時而成也。  
需其時而進也。惟有可成之實。可進之具。而後可以

言需否則何需之有。君子之於需也。正當戰兢惕厲。夙夜孳孳。以勉其所當爲。何嘗優游自暇逸乎哉。蓋有所事者。素位而行也。無所爲者。不願乎外也。二者並行不悖。正須善會。

飲食宴樂。卽中庸無入不自得之意。貞吉卽中庸正己不求人之意。

飲食宴樂以爲學論。則東萊所謂涵養此理而已。乾文言於學聚問辨之後。必曰寬以居之。正是此意。朱子則曰待之須有至時。不知所至者何境。殆李延平所云灑然冰解凍釋處乎。夫冰解凍釋不可以迫求。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二。十。

需之而已。是故學未成則宜於奮迅。益之所以日進也。學既得則宜於涵養。需之所以无爲也。

初九利用恒无咎。是因象以著占。然九本剛健。固能有恒。而初位最下。需之時甚遠。又不可以不用恒。故於此爻特以利用恒戒之。以見處此位者之當盡其道也。蓋以爻言則有能恒之象。以位言尤有當恒之義。所以本此象戒占者耳。

恒於其所。卽是不失其常。無二義也。要其所以能恒者。只在乎有孚。凡有所歆羨而不能固守。惟其不誠於需耳。故彖言有孚。爻言用恒。皆爲需之要道。而尤

以有孚爲本。

九二之小有言。如遭讒被謗之類。以其剛中能需。故得終吉。象傳所謂衍也。衍者。無福心。無躁心。含忍有容。寬裕不迫。則雖言語之傷。烏足爲害哉。予性迫隘。尤當深體衍字之義。

有言不特讒人交構擠之下石而已。人當困厄之時。凡異己者。皆若與之爲難。故或明知其廉潔。而以爲貪汙。明知其正直。而以爲邪佞。其有言也。每爲吾意之所不及料。孟子所爲求全之毀。朱子所謂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是也。使於此稍有不甘受。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十一

誣之意。而與之忿爭。適足以召災。惟有剛中之德者。處之甚恬。守之甚固。不愠不校。義命自安。故始能遠害。而終有濟險之功也。此其所以終吉也。

九三已迫於險矣。然敬慎則猶可不敗。六四已入於險矣。然順聽則猶能出穴。敬也。慎也。順也。其處險之要道乎。於三言敬慎。於四言順聽者。固因性體剛柔而別。又三雖致寇。尚未入險。故敬慎以防之。使不能爲害。四已入險。無可倖免。則惟順以聽之。庶不至於凶耳。此尤以時位而異其施者也。

需卦之義。與予關著最多。蓋身居下位。境值憂危。正

是險陷在前時當需待之象而以予躁動剛忿之性處之能毋自我致寇乎每讀此卦竊爲之悚然以思惕然而懼嗣後務須切體卦爻之象立心處事總以有孚得正爲本時而見異思遷也則必持之以恒時而感憤不平也則必處之以衍而又敬以持其志慎以察其幾順以受其正盡乎職分之當然安乎義命之固然如是終身焉而已他何敢冀哉



禮讓衰而爭訟起訟非和氣致祥之道也故聖人之心期於無訟而訟亦以能止爲貴觀全卦之體只是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言訟不可成除九五爲聽訟者外其餘四爻皆以不終訟而吉若上九則象所謂終凶者也可見人之處世總當謙遜卑約而無躁競之心氣質須盡化時時養以和平機智勿偶萌事事出以忠厚利害之際順命而已不敢有趨避也是非之際明辨而已不至有忿爭也即使橫逆相加亦惟反己自責益修其所未至而終不與之校焉如是則訟何由成哉

因有孚窒而訟固非無情之辭矣然猶必惕中則吉苟恃其孚而輕易以乘之忿其窒而剛暴以爭之猶不免於凶也况虛誕者乎訟之不可成也如是人奈

何以險健爲能哉

涉川能待。則有濟險之功。故利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則有沈溺之患。故不利。觀需訟兩卦涉川之象。可見人貴動心忍性。

天下之治亂。身家之安危。人事之得失。莫不係乎其始。始之不謀。後悔何及。夫子於訟卦發此義。所該者廣矣。

謀始之道。揆天理。順人情。遵國法。謹之於雜亂細微之域。而持之以公正嚴密之心。庶乎其可也。要謀始先貴知幾。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三

小有言。是彼來傷我。非謂我去訟彼也。惟其小有言。故有所事。惟其不永所事。故終吉。雲峰謂此處小有言。終吉文義與需九二不同。非也。

九二剛來得中。旣不終訟。宜其獲吉。乃爻辭僅曰无眚。反不如初三四之吉者。何也。蓋爲下當有忠敬之心。訟上且不可。况訟上乎。九二恃其剛險。欲與上爭。故曰不克訟。歸而逋。明其先固已有與訟之念矣。特以勢不可敵而竄避焉耳。故僅能无眚也。

歸逋則不復訟矣。然猶必退處三百戶之邑。乃能无眚。甚矣人之貴乎卑約也。卑約之道。無地不宜。况於

訟時遇強敵尤不可不以是爲遠害之方。訟卦三位居坎體而承乘皆剛。危險之地也。若是陽爻則不肯守舊居正。必至於凶。惟其陰柔。故能食舊德。貞而終吉也。人處危地。只有守本分。肯喫虧事。事退一步處之。便是吉道。否則自取禍患而已矣。

九四之復卽命。卽所謂貞也。特復卽命以事。言渝安貞。以心言。蓋必能渝而後能復。若非渝變其心。則其復卽命亦勉強而不能持久。何以安處於正乎。故渝字最重。人特患其不肯渝耳。若能自渝以復於正。何所不利。此以渝安貞而吉。豫之上六亦以成有渝而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二。 西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西

无咎。聖人之望人遷善改過也。切矣。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是就爻辭進一層說。言以訟而受服。雖不見褫亦不足敬。况終朝三褫乎。蓋聖人之所謂利害者。由是非而生也。如上九所爲。卽使有利無害。固聖人之所必斥也。可不戒哉。初三四上諸爻之能訟不能訟。似只就本爻虛言其象。不從相應之爻起義。觀本義於二五之外。皆不言與何爻爲訟可知矣。



象只貞丈人三字。已括盡用師之道。蓋出兵以正而

又任將得人。則王者之無敵於天下在此矣。孔子更推本言之曰。容民畜眾。以見用兵之道在臨時。而養兵之法在平日。孟子百里可王。章及鄉田同井節。亦此義也。

讀師卦。見井田真是良法。不可不專也。

地中有水之象。是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故兵制肇焉。地上有水之象。是水比於地。不容有間。故封建行焉。先王之制井田封建。乃是順天地自然之理。初非私智安排。自兵農分而師義失矣。自郡縣置而比道乖矣。君臣上下。祇以威勢法令相劫持。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五

而無忠愛之意。固結於其中。蓋既拂乎天理之自然。雖平居無事。而已有土崩瓦解之勢矣。安望其緩急足恃哉。

九二剛中。固宜其吉无咎矣。而必推本於王三錫命。六五柔中。固宜其利執禽矣。而必重戒以弟子與尸。甚矣命將之不可不審。任將之不可不專也。

上六之義。當以朱子語類爲正。師之終復戒以小人勿用者。慎終慮患之意。至深且密。猶孔子告顏淵爲邦而終之以遠佞人也。

上六爻辭。旣戒以小人勿用。可謂深思遠慮矣。孔子

復申言之曰必亂邦也則辭益悚切。小人之可畏如是。有國家者尚其深戒之哉。



比爲吉道。故與人以親厚爲貴。睦婣任卹之意。烏可一日忘哉。

受人比而必自筮。可謂得反己之道矣。然一筮不足。又必再筮。其再筮也。有元善之德。而又必長永。元且永矣。而又必正固。不問人之來比與否。而於己之所。以當其比者。審之又審。不稍寬假。何其內省之嚴密也。然必如此而後。可以无咎。若三者之中。有一不備。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六

則雖吉而終不免於有咎。然則爲人君爲人師者。其可忽乎哉。

比人者不思原筮。元永貞之義。則將爲比之匪人。不思後夫凶之義。則將爲比之无首。故擇交須慎。而親賢爲急。

有孚比之。是方比之初。接以誠意而無僞也。有孚盈缶。是旣比之後。積此誠意而無間也。必有孚比之。而後无咎。則詭道相親。終難免於咎。必有孚盈缶。而後有它吉。則誠意中衰。猶未能保其終矣。此忠信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比之初以孚而吉。隨之初以貞而吉。可見與人交者之必謹其始也。孚則不假外飾。貞則不爲苟同。似乎落落難合者。然而吉道存焉。君子可以審所自處矣。有孚盈缶。程子兼尚質意說。固好。然誠信中實。自然不假外飾。有飾則非孚矣。故本義只言充實。已包得尚質意也。

六二比之自內。六四外比之。此內外。自指內外卦而言。程子以自內爲由己。原非正意。特其義甚精。可備一說。貞吉二字。亦是言本爻之象。非戒辭也。

二與四並云貞吉。凡比於人者。不可不以正也。二之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二。七

貞以其與五相應。無苟合之嫌。故象傳特申之曰。不自失。四之貞。以其舍內從外。得隨善之道。故象傳特表之曰。比於賢。

比於賢。比之六四。所以吉也。孚於嘉。隨之九五。所以吉也。一則以下從上。一則以上隨下。由是以觀人之時位。雖不同。而要之親賢從善。其首務矣。

九二位乎正中。有元永貞之德者也。當比之時。雲合響應。四方奔走。偕來固無人不知其當比。亦無人不。得其所比矣。而六三獨遠之。而比非其人。愚惑如此。凶吝皆由自取。可不悲哉。蓋六三以陰居陽。柔闇而

剛。愎。故。昧。於。所。從。而。又。自。以。爲。是。疏。君。子。而。親。小。人。  
勢。不。陷。於。邪。僻。不。止。天。下。固。有。妄。庸。乖。謬。之。徒。如。其。  
所。爲。者。聖。人。之。所。深。恻。也。象。傳。云。不。亦。傷。乎。非。特。以。  
其。大。凶。爲。可。傷。蓋。亦。憫。其。愚。惑。雖。欲。救。正。之。而。無。如。  
何。也。

人。心。私。則。曖。昧。公。則。光。明。九。五。之。顯。比。非。其。心。廓。然。  
大。公。不。能。也。顯。比。之。道。隨。處。可。用。程。子。推。論。三。驅。失。  
前。禽。之。義。切。近。精。要。願。奉。以。終。身。而。已。  
比。以。顯。爲。貴。然。必。至。於。邑。人。不。誠。而。後。爲。顯。之。極。何。  
也。邑。人。豈。盡。知。大。道。三。驅。失。前。禽。王。者。之。心。固。如。是。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六

而。或。邑。人。未。喻。其。旨。巧。取。詭。遇。以。求。媚。焉。則。誠。意。猶。  
有。閒。也。惟。平。日。所。以。親。比。天。下。者。有。盛。德。感。孚。之。實。  
而。無。市。恩。要。結。之。私。其。心。光。明。正。大。無。不。家。喻。而。戶。  
曉。故。雖。私。屬。之。人。亦。不。待。告。戒。而。如。其。所。爲。蓋。邑。人。  
不。必。知。顯。比。之。道。而。能。喻。顯。比。之。心。惟。能。使。不。知。其。  
道。者。咸。喻。其。心。所。以。爲。顯。也。

顯。比。則。我。有。可。比。之。道。而。無。求。比。於。人。之。意。卽。象。所。  
謂。原。筮。元。永。貞。者。也。蓋。不。求。比。而。自。足。以。致。人。之。比。  
元。永。貞。之。所。爲。也。德。足。以。爲。人。所。比。而。不。汲。汲。於。求。  
比。原。筮。元。永。貞。之。誠。也。爲。治。爲。學。苟。能。如。此。何。咎。之。

有

讀比卦。見先王封建之法。是為親比天下而設。其意至公无私。即顯比之道也。此法一廢。君民遂至睽隔。三代和親康樂之風。安可得哉。然使如後世自私自利之心。則封建亦必不能行也。

比卦大旨。是以忠信為本。而無一毫瞻徇之意。方為吉道。其比人也。正己而已。不可輕身以苟合也。其比於人也。盡己而已。不可違道以干譽也。總之無汲汲求比之心。乃所以為比。此理於吾輩出處去就之際。關著最多。不可不時理會。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二

九



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二終

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三

平湖方 桐子春



小畜者。以陰畜陽也。而彖辭以爲陽猶可亨。所望於陽者至矣。彖以可亨望陽爻。以貞厲戒陰。此可見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當陰畜陽之時。而初二皆以不爲所畜而吉。此陽剛之所以貴自立也。夫六四方得時得位。而有意於畜之。則初與二之不爲所畜。人不疑其矯。卽謂其迂。而孰知其无咎而吉者正在此。蓋爲所畜則必爲所制。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一

以陽剛而受制於陰。豈非失正之甚乎。如九三可鑒矣。讀九三一爻。益見齊家之必在修身也。蓋過剛不中。而又迫近於陰。不能不牽於情欲。以其牽於情欲。而爲所制。則爭端自此起矣。故三四之反目。不始於以陰制陽之日。而始於陰陽相悅之時。爲夫者不可以不謹也。言物行恒修之於己。正名定分。防之於微。庶乎其可耳。

一陰畜眾陽。本有傷害憂懼。則是陰固不可以制陽也。柔順得正。虛中翼體。猶必二陽助之。而後血去惕。

出則是陰固非陽不爲功也。吁。陰其知戒哉。

畜之成由於尊尚陰德。夫陰德其可尚乎哉。尚則必載載則必不利於君子矣。六四之有孚猶爲陰之善者。然且不可尊尚。若此况不善之陰乎。此君子所當圖之於早也。

婦貞厲。陰不利也。君子征凶。陽不利也。以陰畜陽。其極至於陰陽兩無所利。豈不足爲深戒乎。是故爲婦者知貞厲之戒。則當思无成有終之義。而順承夫陽。爲君子者知月幾望征凶之戒。則當盡威如反身之道。而預制夫陰。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二

初與二之時。畜未成也。故陽猶可以進復。至上之時。畜旣成。則君子不可以有行矣。於此益見陽欲有爲。制陰不可不早。

陰畜陽之極。雖正亦厲。則不貞者愈無論矣。惟其雖正亦厲。故足以爲陰柔用事之戒。朱子訓貞字不從程傳。其義最精。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蓋志欲行而勢不得行。不勝其徘徊顧望之意。所謂疑也。始不能正而及其旣成。固已無能爲矣。程子曰。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旨哉言乎。當深思而早計也。



履主於行。故為有所躡而進之義。人之所行若但安常處順。則不覺其難。惟涉危險之地。而不被傷害。方見所行之善。故履虎尾而不啞。人乃所以為亨也。不啞則亨矣。何以能亨。則和說以應之故也。可見人之涉世。以和說為貴。說者循理而不爭。非阿世以求媚。此等處差之毫釐。繆以千里。須慎之。

初九素履。往无咎。先要理會素字。素者平日所求之志也。必其安貧樂道。實以居仁由義為事。而志不在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三

於富貴。方可出而有為。否則已無素之可言。更何從履其素乎。又須理會往字。往者將以行其道也。凡致君澤民。經綸天下之事。都在此往字中。使有利害得失之見。動於中。則是變易其素。必將失身而招尤。惟率其素履而往。則所求之志。由是而行。夫何咎乎。所謂邦有道不變。塞焉。所謂達不離道。民不失望者。此也。程子嘗云。做官奪人志。正謂不能素履者耳。故出門筮仕者。不可不深思此爻之義。而不可不素履者。故出獨行願也。程子訓獨為專精矣。然似猶有特立不回之意。

有願可行。可以想其平日之學。願而獨行。可以見其臨時之守。

九二在下。无應。是所以爲幽人處。履道坦坦。是所以能幽獨守貞。處中不自亂。是所以能履道坦坦。處剛而能中。又是所以能中不自亂。處。蓋惟剛中則守之堅。而處之裕。平易從容。悠然自得。所謂坦坦也。人欲如幽人之貞吉。必先於中不自亂四字上立脚。

程子謂所履得坦易之道。是以坦坦屬道言。朱子謂履道平坦。是以坦坦屬幽人言。雖用意微別。而義則均也。蓋天下之至平易者。莫如道。道本坦坦。故履之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四

者亦坦坦然也。人若舍平易之道。不由而或溺於聲利。或流於隱怪。皆自取險阻耳。豈不甚可惜哉。中不自亂句。最好玩味。此卽所謂無欲則靜也。人苟私欲亂於中。則雖勉強履道。亦有安排造作之勞。而無平易從容之樂。安所得坦坦乎。此處正須用克治存養工夫。

六三才弱而志剛。本眇也。而自以爲能視。本跛也。而自以爲能履。當危險之境。而昧於理勢。信心直前。其能無啞人之凶乎。武人之爲大君。亦其象也。是以君子之於天下。知時識勢。度量力。兢兢焉。一以畏慎。

居心而不敢自用其智乃遠害之道也

九四不中正而躡剛強之後則危甚矣九五剛中正而得兌說之應則安甚矣乃一以愬愬而終吉一以夬履而貞厲可見戒懼居心雖危亦安剛決自恃雖安亦危甚矣人之不可不敬也

四之於三性行適相反蓋知其爲虎尾而愬愬焉是真能視者也以愬愬而履虎尾焉是真能履者也視彼眇且跛而自以爲能視能履者何如哉夫九四之不中正與三同履虎尾亦與三同然一則柔而志剛一則剛而能柔性行相反則吉凶懸殊讀易者卽其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所同觀其所異鑒戒昭然矣

云履虎尾是行而不處也云終吉是始雖艱於行而終得遂其行之志也故象傳曰志行也惟其陽剛能行故志在於行否則畏縮不前矣惟其居柔以順自處故行之志得遂否則躁暴遇禍矣剛而能柔善於行者也

以九五之剛明有九五之時位尚不可任其剛決而爲大知也小心昭事文王之所以受方國也人君固

當體此學者亦宜三復



九五象辭云位正當也。驟觀之似與爻辭所云貞厲者不合。本義則曰傷於所恃。蓋以位正當而恃之。所以厲也。此可以見朱子解經之精。旋有圓滿之意。無一毫偏頗。無一毫欠闕。纔可云旋。或所行雖正。而不合於中和之道。或爲善甚力。而不造乎極至之詣。皆非旋也。故程子謂周旋完備。無不至也。此地位甚高。所以得元吉。人之行難於有終。儘有踐履可觀。而墮行於富貴憂患之境者。故必其旋乃得元吉。

統全卦言之。須於履之終。視以考焉。若學者用功。直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三。六。

要常視。常考密於自修。而後可保其終。

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聖人之言。吉凶禍福。必視其人之善惡而定。非姑爲此言。以立教也。感應之理。實是如此。可不勉哉。可不戒哉。



五而不合。依中味之。散如爲善。其大而

小往大來。則爲泰。大往小來。則爲否。時之泰否。係乎大小往來之間。吁。可畏也。

讀泰否二卦象傳。尤曉然見人事與天道相準。惟其與天道相準。故不可不敬以修之。治國家則親君子。

而遠小人治身心則去私欲而存天理小往大來之義也

包荒以下四件須分合看分而言之則宜乎包荒而包荒宜乎用馮河而用馮河宜乎不遐遺而不遐遺宜乎朋亡而朋亡此以隨事各當處見其中也合而言之則既能包荒而又用馮河既能不遐遺而又朋亡此以並行不悖處見其中也胡氏蔡氏之說兼之乃備

中行必由於光大故治事當先治心何以能光大亦惟无私而已矣使其心爲私欲障礙則闔塞不明既無以識乎中之所在狹隘不廣又無以順乎中之自然四者必不能行矣朱子論包荒四者以爲若不是心胸闊底人如何做得其言可味也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七

九三艱貞无咎艱以心言貞以事言故程子云艱難其思慮正固其施爲

易之爲教於安順之時則必戒以艱貞此爻及大畜之九三是也於險難之時亦必戒以艱貞明夷之彖是也其他言艱則吉艱則无咎利貞利居貞者不一而足可見君子之持身涉世無時無地可以慢易而偏邪也然處險難之時動心忍性其爲艱貞猶易若

處順境者目前無可憂可懼之事則心以逸樂而易  
淫身以宴安而易肆怠荒生於積漸而禍患伏於幾  
微欲常保其泰也難矣自非有見幾之明有謹幾之  
學則必不能艱貞不艱貞則必不能保泰故身居全  
盛尤當兢兢以守之也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道也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人  
事也論天道則陂與復在所必然論人事則平與往  
又可常保天人之閒固若是其相反乎非也危者使  
平易者使傾易之道卽天之道也故君子之艱難守  
貞以常保其泰者所以順天也非以逆天也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八

孚者所期之信也卽所謂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者也  
旣曰孚矣則是氣數之必然安得而勿恤然徒恤之  
而不修人事何益之有惟艱貞則可以勿恤而自然  
獲福聖人非謂陂與復之不足恤正極言人事足以  
回天運而處泰者不可不艱貞也

六四一爻旣曰翩翩又曰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其  
勢如此之捷其情如此之順其交如此之固極言小  
人之情狀正所以危君子也易之爲君子謀也切矣  
夫三陰同心協力在小人正是得意之時而爻不言  
其吉凶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是故復之六四有

凶象以其獨從乎陽而不言吉凶泰之六四有吉象以其將害乎陽而不言吉凶嗚呼微矣

易之取象具有精意如上六之城復於隍便可見夫城之復於隍也只在頃刻之間其勢甚易泰變爲否亦然卽其象而深思之直是可懼故泰之世最要緊在九三於此能戒謹恐懼則可以長治久安否則積習旣久將一潰而不可支城復于隍之象也當此之時雖悔何及哉

泰反爲否雖曰天運實人事有以致之象傳推城復于隍之故而曰其命亂也意深切矣命亂於始而告命於終何益之有然當城復于隍之時亦祇有自邑告命而已他无可爲也故治國家者不可不兢兢圖之於早也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九



貞則无不利今以君子之正道而至於不利此所以爲否也然時雖不利於貞而君子終不以時之不利而失其貞也蓋貞而猶利卽不至於否否而不貞卽不得爲君子故不利君子貞者時也大人否亨者道也

或疑初六旣是小人不當以吉亨許之不知小人固

無吉亨之理。以其變爲君子。故吉亨也。况時之否由  
小人而成。初六能貞。則時不終否。而天下國家並蒙  
其福。豈祇小人一身之利哉。則其吉亨孰大於是。夫  
小人而敢於爲惡。聖人不得不深惡而嚴拒之。然其  
初未嘗不厚望焉。苟有自新之機。則轉危爲安。易亂  
爲治。將在於此。此聖人之所日夜惓惓者也。此聖人  
之仁也。聖人之意。始於大人否。其意。始於大人否。其意。始於大人否。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十

本義以包承爲包容承順乎君子。以大人否亨爲不  
受小人之包承。其義最精。非前人所及。夫使以包承  
爲承順乎上。則爻辭所謂小人吉者。乃是計私營利  
之言。豈聖人之意哉。至於大人否亨。若僅謂其不肯  
承順乎上。猶未足以見其壁立千仞之槩。惟小人方  
欲牢籠君子。而能見之。明守之。固卒不受。其牢籠此  
所以爲大人也。如是則與象傳不亂羣三字。尤爲融  
洽。而不肯承順乎上之意。不待言矣。

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程子此言。味之彌旨。識得此  
理。則出處去就。惟道是從。雖生死猶且弗顧。更何窮

通得喪之足云。而天命不足以開人。然有天命而不盡人事。是棄天也。烏足以濟否乎。故必如九四之才。乃能有命無咎。而疇離祉也。濟否固貴乎剛。然太剛則有忿急躁擾之患。專擅侵逼之嫌。亂未定而弊又生。咎孰大焉。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所以無咎也。夫當否極之時。爲扶危定傾之事。兢兢業業。僅能无咎。彼泰之六四。曰翩翩曰不富。以其鄰曰不介。以孚何其勢之順易也。以此見泰變爲否。易否變爲泰。難古之人所以上下勤恤而祈天永命者。職是故耳。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十一

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當依朱子語類言其亡其亡。則國之安固如繫於苞桑也。此義較程傳直截。泰方盛。則戒以艱貞无咎。否方休。則惕以其亡。其亡戒懼之心。何可一日忘哉。易濟也。九四以有命而僅能无咎。則將濟而未遽濟也。至九五而否始休。至上九而否始傾。則真有苞桑之固矣。夫而後喜可知也。故曰先否後喜。夫泰之城復于隍。祇霎時間耳。至否反爲泰。則以上三爻剛陽之才。同心戮力而僅克有成。何天下之易亂難治若

此哉。爲人君者尚其鑒諸。不可榮以祿。必如朱子之說。以字方不虛設。且實見得君子與時消息之道。

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處亂世必須如此。君子之出處進退。惟其時而已矣。彼東漢黨錮諸賢。似未明此義。若管寧徐穉者。其庶幾乎。

觀象傳志在君也。句可見小人之所以敗國亡家者。只是志不在君。而苟圖一身之利耳。變而貞。則志在君矣。貞不貞之間。關係甚大。安得不以爲吉。且亨也。惟不亂羣所以否。亦惟不亂羣所以亨。知其否卽是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三。三。亨而灼。然不亂者大人之明也。安於否以爲亨。而毅然不亂者大人之勇也。嗚呼。否亨之理。非識微者烏足以喻之。



彖辭所謂君子貞。道理極大。必如堯舜三代之所以治民。孔孟程朱之所以教學。纔當得一貞字。

卦名同人。便易至爲私意之合。故彖辭旣曰同人于野。又曰利君子貞。而夫子作象傳。更以類族辨物言之。其意深矣。類族者。凡人之善惡邪正。各從其類。而不使有疑似之淆。辨物者。凡物之輕重長短。各致其

辨而不使有毫釐之謬。如是則疑於不同而不知此。乃所以爲大同之道也。蓋天下之大同者公理而已矣。人之族物之情萬有不齊而欲強以同之則所以處之者純是私意。吾見其顛倒瞽亂實爲不同之甚者。安所得大同乎。惟審異以致同乃爲大同。朱子所謂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斯合之有以極其大而無餘亦與此意通也。

類族辨物便是格物工夫。

類族辨物非至明至健者不能。故於天火之象有取焉。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三

常人之情好爲苟同。以其不知理而牽於私也。是故見同之利則不樂於異。見睽之害則又不敢爲異。皆蔽也。夫子於同人曰類族辨物。於睽曰同而異。可見君子於天下必無苟同之時。

六二旣已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而爻辭却曰同人于宗吝何也。蓋二五正應。雖以道義相孚。然質本陰柔。或以與之專而有所私主。或以好之篤而有所偏徇。則吝道也。此爻於吾人交際亦最有關涉。凡朋友切磋皆須盡大同之道。學術之是非行事之得失必直言無隱。歸于至當不可昵于情而苟同也。



九四所處之位不及諸爻。而聖人獨繫以吉。占惟其畏義而知退也。夫九四之弗克攻。非屈於力。乃屈於義也。使不顧義之是非。而必以力爭。其凶害可勝言哉。故訟之九四。以不克訟而吉。同人之九四。以弗克攻而吉。皆許其能改過也。吁。有好勝之心者。能不翻然悟歟。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三

十四



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三終

生齋讀易日識卷之四

平湖方 垌子春



明則有以察善惡之機。健則足以致遏揚之力。故於  
火在天上。有取焉。以遏惡揚善爲順天休命。此義正  
可與好惡拂人節參看。

爻辭以信順尚賢爲天祐。象辭以遏惡揚善爲順天。  
君子觀於天人之間。當知所用力矣。

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修己治人。皆當以遏惡揚善爲  
本。去其本無以全其固有。乃所以順天休命也。君子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四

一

之盡性以盡人性者不外乎此。可不勉哉。

以初九在下。无應而未涉乎害。則富有之足。以致害。

可知矣。故當大有之時。尤須始終以戒懼爲念。

初九本非有咎。而猶曰艱則无咎。玩一則字。見時位。

不可恃而不艱者之未免於咎也。聖人之丁寧告戒。

可謂至矣。

人心易於驕盈。况當盛大之日。而近柔中之君乎。故

必匪其彭。乃得无咎。夫處盛而不矜。近柔而不偏。非

知者不能也。四入明體。故能燭其幾。而又以剛居柔。

克自抑畏。其无咎也宜矣。

以匪其彭爲明辨哲。猶坤三之含章。謂之知光大也。凡志得意滿而自以爲能者。是爲大愚而已矣。大有者。皆六五之所有也。惟以孚信相交。故能有其所有。信固爲君之要道也。信而濟之以威。則上下之志通。而朝廷之體正。治天下何難之有。威非作威之謂也。惟內外一於嚴敬。勅天命而畏民。晷綱紀。修明信。賞必罰。則德威惟畏矣。此其所以吉也。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四

上九居大有之極。昧者處之。必至驕溢。而乃不居其有。下從六五。是卽其信順尚賢之實也。履其信則無一事之不信。思乎順則無一念之不順。而又尊尚賢德。使天下之善皆爲吾有。如此豈不足以膺天祐而享吉利乎。夫人孰不思天祐者。而不知所以祐之之故。乃在乎信順尚賢也。則亦勉修其人事而已。全卦之義。學者皆當深體。不獨享富厚。及有爵位者。然也是故。念初九之艱。則慢易之心。不敢萌矣。觀九三之大車以載。則當宏以任重。毅以致遠。而孳孳焉。惟日不足矣。思九三之小人弗克。則當益勉於剛正之德。而不敢妄邀寵利矣。玩九四之匪其彭。則當惕然于滿招損謙。受益之義。而卑約自居矣。效六五之厥孚威如。則待人必誠。持己必敬矣。知上九之自天

祐之則深明乎天人感應之故而蹈履誠信不至逆  
理而蔽賢矣凡此隨地皆可自勉所貴精察力行耳  
有而不居謂之謙居其所有猶不可況無其德而居  
之乎如顏子之無伐善無施勞有若無實若虛可謂  
謙矣反是則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乃无恒  
之人也其究必至于一事無成自取凶咎蓋謙者必  
亨則虛夸者必困謙者有終則虛夸者必無終此自  
然之理也以予矜情傲氣積習深固須亟亟戒盈而  
守謙毋忽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四

三

止乎內者其心恬靜而不爭順乎外者其行卑柔而  
不亢然必止乎內而後能順乎外也否則煦煦于文  
貌之間徒滋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以卑蘊高以高下卑兼爲謙象以卑蘊高於持己見  
之善世不伐之心也以高下卑於接物見之取人爲  
善之道也兼此二象謙義方盡

謙卦象辭爻辭屢言君子可見聖人之深慕乎謙而  
以是爲君子之行也蓋能謙斯爲君子非君子則必  
不能謙歷觀自古聖賢未有不德盛而禮恭者若夫  
有欲必競有德必伐斯真小人之爲耳吾儕可不深

戒哉

程子云。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此二語推闡謙字根源。最爲精要。夫欲勉於謙德。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也。亦惟孜孜焉從事于學。以求其理之達內之充而已。

天道惟下濟。所以光明。地道惟至卑。所以上行。則人又安得不謙。天道既下濟。自然光明。地道既至卑。自然上行。則人又何爲不謙。噫。謙則必亨。天地且然而况人乎。

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故惡盈好謙。其情則一。君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四

四

子深明此理。安履乎謙。自能亨通而有終。非冀其效而爲之也。

鬼神害盈福謙。似當專主福善禍淫說。蒙引兼榮悴開落者言之。覺太寬。不辭自然。然則。敬謹。盈虛消息之理。出於自然。天地鬼神。豈有意於虧之益之。變之流之。害之福之哉。卽人道之好惡。亦皆無心。只是自感自應。不貳不已。惟其不貳不已。所以無毫髮之差。惟其無毫髮之差。所以可懼。觀於此。能弗戒盈而守謙哉。

彖辭繫以君子者。明謙爲君子之德也。初六繫以君

子者言謙而又謙。非常人所及也。九三繫以君子者。言勞而能謙。尤人情所難也。夫人莫不樂爲君子。然或不安於卑下。自恃其功名。將何以爲君子哉。有志者所當深省矣。險難之地。躁競則生災。卑柔則有濟。謙謙之君子。所以利於涉川也。涉川猶利。則謙德之無乎不宜可知矣。牧養也。謙非求譽於人。非邀福於天。乃所以自養其德也。知卑下之爲自牧。則知驕亢之爲自戕矣。戒之哉。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四

五

鳴謙者。鳴於人也。非自鳴之也。自鳴則不謙矣。象傳釋之曰。中心得其義最精。蓋忠信積於中。而不居其美。道德備於己。而受之以虛。自然上下交孚。令名日著矣。若自鳴其謙。則與巧令者無異。何以爲貞且吉乎。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則有時位之可恃。剛而得正。上下所歸。則有名德之可矜。如是而能謙焉。洵乎爲君子之行。而非常人所能及。彖傳所謂謙尊而光也。故此爻特繫以有終。萬民服。正是釋有終之義。服固服其謙德。然惟勞而能謙。故萬民無不服也。此非九三

之君子不能六四之无不利以其謙也而又戒以撝謙者居九三之上故也蓋九三功業盛大退讓不矜乃朝廷所倚賴天下所歸仰者也四居其上固宜有惕然不安於心者惟發揮其謙斯爲盡善如爵賞之所加則推讓於三而弗敢受名望之所屬則歸美於三而弗自居此皆當然之理非過謙也處六四之時位必如是乃合天則象傳所謂不違則者是也

侵伐所以征不服則與黷武者異所以利也當不富以其鄰之時而猶不服則征之固宜且惟不富以其鄰故能征不服此皆其所以利也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四

六

眾樂者公於天下自樂者私於一身故吉凶異焉以眾樂爲豫其義甚大吾人爲學須於此辨別得清正其心術合下便以天地民物爲己任而不屑屑於身家之謀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也此是何等胸次

能以眾樂爲心則惟恐以一己之豫損天下之豫而不敢自樂矣且必以天下之豫爲一己之豫而不暇自樂矣人君知此義故兢兢業業夙夜弗遑惕然無

聲色臺池之奉也。人臣知此義，故已溺已飢，勤勞罔懈。澹然無身，家妻子之謀也。士君子知此義，故食貧居賤，以尚其志。難進易退，以重其身。充然無富貴利達之計也。究之不求，其豫乃所以爲豫。而溺於豫者，必反而爲憂。在上在下，均當深念。

程子云：天地之道，萬物之理，順而已矣。故順則獲福，逆則降殃。自然之應也。君子體之，而以行之於身，則視明聽聰，色溫貌恭，言忠事敬者，身之順也。行之於家，則父慈子孝，兄友弟共，夫義婦聽者，家之順也。推之於鄉黨友戚，而驩然相愛，推之於君臣上下，而秩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四

七

然有章極其效。至於天地位萬物育，亦不過順以動耳。順動之義大矣哉。

順以動，所以致豫之由也。是故順於一身，則一身豫；順於一家，則一家豫；順於天下，則天下豫。蓋人與天地鬼神同此一理。順理卽所以順人，故人心無不豫。順理卽所以順天，故天地鬼神亦無不豫。而要其幾則在乎一心，必也明立乎先，有以致審于念慮之初，敬貫乎中，有以慎持於名分之際，而又主之以誠，使遐邇親疎各通其志，裁之以正，使喜怒哀樂各當其施。夫然後爲順以動也。夫然後可以致豫也。



順以動者盡其當然而又任乎自然也。試觀造化之理。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何嘗有一毫造作。君子之動亦若是而已矣。肆意妄行固非順安。排造作亦非順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處尤在涵養得力。

初六陰柔不中正而與九四之卦主相應。勢必驕淫矜夸。無所不至。凶之道也。夫以九四居全盛之地。而初獨倚以爲援。當其志得意滿。豈特初六自鳴其豫。雖旁人猶將羨之。而孰知禍患之來且不旋踵也。吁。可危哉。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四

八

安靜堅確。卽從石上取義。其介如石。則安靜而堅確矣。惟介于石。所以不終日明決。由靜定而生也。然則何以能靜定。其惟無欲乎。何以能無欲。其惟居敬窮理乎。

讀六二一爻。深有會於幾之一字。夫國家之治亂。人事之得失。莫不有其幾焉。能見幾則能善終矣。然幾者動而未形。最爲難辨。自非理素定于中心。不役於物者。鮮能識之。故必居敬之功。極其密。使方寸之內。湛然虛明。無少係累。窮理之功。極其精。使事物之交。灼然分曉。無少疑滯。而後能見幾焉。燭之於芒忽之

閒斷之於須臾之頃。戒慎以持之。而不爽於隱微。從容以應之。而不形于聲色。神矣哉。介于石不終日。固當就出處去就言之。其實凡事皆然。故本義云。凡事之幾微也。要其原。尤在乎一心理欲之辨。九四卦主。能致天下之豫。其德其位。皆爲物望所宗。與之爲緣。似亦無害於義。然而初倚之則凶。三仰之則悔。二獨以遠之而吉。此可見在下者之必當正己無求也。匪特權勢之門不可近。卽名位素隆亦不可援。以自利泊然寡營。介然自守。庶幾無入而不自得乎。吾輩進退去就。須慎思此義。朋友之相與者。惟其誠而已矣。况九四以大臣輔屨主。處危疑之地。當艱鉅之任。尤必開誠布公。而後可。以來天下之賢。若稍有疑貳。則讒諂者進。正直者離。其能无悔咎乎。故必戒以至誠勿疑。六五居貞位而當豫時。境之安順便適。莫過於此。溺於豫而貞疾亦時爲之也。然人能自立。豈爲時所移哉。惟昏而無知。弱而不振。故自以爲豫而溺之。至于貞疾。則豈復有一日之豫哉。雖恒不死。亦何樂之有。夫曰貞疾。則無時非疾。曰恒不死。則恒近於死。是豫

者疾之媒而死之機也。豈不可懼之甚乎。此自古聖君賢臣所以兢兢焉深戒逸豫也。

初與三均以陰柔不中正而溺於豫。乃初凶而三止於悔。何哉。蓋初於四為正應。其情甚昵。故鳴豫者實不勝恃寵驕矜之意。而遂至於凶。三比四而非正應。其交不固。故盱豫者。但出於攀援覬望之私。而僅止於悔。其得力於四者有淺深。故因豫而致咎者有輕重。於此見小人不可以有所恃。而士大夫尤當慎其所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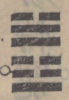
鳴者發於聲。是借人勢力以為夸耀者也。其氣驕。盱者見於面。是仰人鼻息以為生活者也。其色諂。小人輕淺鄙俗之態。畢見於此二字中。可痛可憫。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四

十

六三之盱豫。宜有悔矣。而猶冀其速悔。上六之冥豫。既已成矣。而猶勉其有渝。聖人之望人遷善改過也。至矣。



易之為教最重一貞字。而於隨為尤甚。蓋隨以動而說取義。動而說者。易流於不正。故彖辭既曰利貞。又曰无咎。垂戒深矣。

務實而不務名。從義而不從利。則貞矣。

卦以物隨爲義。則彖辭當主於己之道。爲人所隨。使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也。本義云。物來隨己。亦是以己爲主。蓋人心悅隨。則在彼致歸向之誠。在己亦有親附之意。故曰彼此相從。凡事之不能大通者。以其睽隔也。彼此相從。自能元亨。然容有大通而不合於正者。故又戒以利貞。蓋元亨專言其時勢。而貞則以義理言之也。朱子不用程傳於義爲精。

由隨卦推之。其義甚廣。言乎物隨。則爲上者必實有正身率物之道。而無要結之私。立教者必實有明道淑世之心。而無聲氣之見。是貞也。言乎隨物。則事君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四

十一

者必視禮義爲去就。而弗慕浮榮。交友者必視道德爲依歸。而不牽朋比。亦是貞也。以其時言之。則進退存亡各當其可。無成心也。以其事言之。則經權常變各適其宜。無偏主也。以至言動之所趨。念慮之所向。雖至纖至暫。亦必一於正。而不苟如此。以隨。何咎之有。

一日之從違。終身之休咎。繫焉。故隨之道當謹。于其始。初九爲一卦之主。首所謂官也。有隨則有渝矣。渝於其初。不能復易。官而有渝。尤須致慎。故戒之以貞。然事既正矣。又必出門以交。方爲有功。蓋所隨者必

其所愛者也。徇於所愛而爲苟同。偏於所愛而遺眾善。皆非出門交之道也。非出門以交。則私意之牽。不能合公理。方隅之見。無以盡物情。何以有功乎。故惟正而且公。方爲盡善。

讀初九一爻。不勝兢惕。吾人於交際之間。非必待擇所隨。而後慎之。卽尋常舉動。並須詳審。如詩文之贈答。書簡之往還。以及飲讌饋遺。皆不可隨俗苟且。庶免於後日之悔。有子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當與此爻參看。

六二之所以係初失五者。無他。動于欲耳。蓋有欲則生齋。讀易日識。卷之四。

三

闇於事幾。而不復思中正之道。狃於近利。而不暇爲深遠之謀。徒自取凶吝而已。故從正之道。必須專一。而其原先在於義利之辨。見得分明。守得堅定。乃可無失也。

係小子則必失丈夫。一彼一此。吉凶判然。無兩可之理。無中立之勢。故象傳曰。弗兼與也。弗兼與。凡事皆然。孔子所謂上達下達。孟子所謂舜徒。蹠徒。皆只於一念之去取決之。其幾甚危。不可不慎也。天下事不可以妄求。而有求必得之地。尤不可以多求。况三於四本非正應乎。以其有求必得也。而數數。

求之則是貪利無厭始則疚於心久且鄙於人矣故居貞二字凡處順境者尤當深體。

人所處之境不貞而凶者易知貞而凶者難見若自以爲貞往往至於凶而不及覺此所以尤當謹也。九四以陽剛之才處大臣之位功名顯著眾志悅從似乎泰然無患然而偏上之勢已成疑忌之端漸起能無凶乎知其凶而善處之乃可免咎故有孚在道以明缺一不可有孚而不在道則舉措或失其宜在道而不有孚則感格已無其本若見理不明則亦必不能。有孚在道惟三者兼備斯免于咎不曰无咎而曰生齋讀易日識卷之四

三

何咎者愈以見有孚在道以明之爲得也。

有孚者心本至誠在道者事皆當理以明者識足知幾三項並重而明爲之本蓋有孚在道正是其明處故象傳曰明功而程子亦曰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也親賢樂善是治天下第一義然必己有其善乃能信人之善所謂孚者直是志同道合終始一心知之深而委任極專好之篤而讒邪罔聞非浮慕者比也故惟九五有中正之德乃能孚於六二之中正如是則惟和惟一天祐神助豈不吉乎。

孚於嘉不獨君道如此學者亦當勉之蓋進德修業

皆賴隨善以成。故自初學以至成德，必始終一於隨。善且必深信而篤好之，方有實益。五之孚，孚於下也。四之孚，孚於上也。事上接下，未有不以誠信爲本者。嗚呼！人不誠信，無事可爲。何況隨人。隨之道，始於公，正終以孚。誠拘係從，維誠之極也。神明且格，其吉可知。統六爻以觀隨物者，可知所勉矣。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四

十四



且其卦其吉可映歸六爻自辨調則善可映祖嚴矣  
觀之並就就公五絲以孚編附附於編編之琳也  
人  
正之孚孚於下也四之孚孚於上也事上接下未有不  
善且必深信而篤好之方有實益  
生齋讀易日識卷之四終



蠱則當得元亨。此天道也。因蠱有元亨之理。而治蠱以致其元亨。此人事也。究之人事。能致其元亨。卽是天道。故彖傳以先甲後甲爲天行。凡事必圖之於將然。防之於未然。纔有濟。到得已然。則難爲矣。聖人言治蠱之道。不云蠱之時。若何整頓。却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示人切矣。

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爲蠱。此非特有天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五

下者爲然。凡守官居家。必須力懲此弊。務使上與下情意交孚。而精神振作。庶不至於蠱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非有知幾之明。居敬之學者。不能。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彖傳此言。是重看元亨二字。蓋蠱之時。百務廢弛。風俗頹敝。必大有作爲。而處之分完善。方能轉亂爲治。若小小整頓。或措置稍失。其宜便不濟事。然則當斯任者。亦難矣哉。

振民新民之事也。育德明明德之事也。君子之所事。惟此二者而已。而治蠱則尤以此爲亟。大學傳先自



新而後言新民推己以及人也。蠱象傳先振民而後言育德。由末以溯本也。天下豈有己德不修而可以治民者哉。三代下開創之主類有過人之才而政教風俗遠不如古所欠者祇此耳。此大學一書所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能幹父蠱乃爲有子子而使考无咎乃爲真能幹蠱。夫居卑尸尊事本非易爲。況幹蠱乎。處凡事猶不可以慢忽。況危厲之時乎。旣有幹蠱之才而又持之以戒懼。此其所以終吉也。吉者無他。蒙引云考之无咎子之吉也。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二

爲父而至於蠱其咎深矣。全賴爲子者竭力以幹之。方得免於咎。若但以從親之令爲孝而無所變更。是陷其親於有過之地也。安足云有子乎。後世乃有爲紹述之說以誤人主者。其誣罔甚矣。

意承考也。意字屬人子言。大全載張氏云。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此善繼父之志者。其說非是。夫人必有其意而後有其事。今父而致蠱則其意固不善矣。尙何以承之乎。蓋象傳是推原人子苦心。言子幹父蠱其迹若非所以承考而不知其意固在乎承考也。

卦辭言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是未至於蠱而已有憂。

勤惕厲之思也。今六四之時。蠱已深矣。乃寬裕以治之。安得不見吝乎。大抵治蠱之道。宜剛不宜柔。九三雖不中。以其剛則无大咎。六五雖得中。若非九二承之以德。則亦有咎而无譽矣。履九五處全盛之勢。而陽剛足以有爲。反有貞厲之戒。蠱六五當積弊之世。而陰柔不能自濟。乃有用譽之占。可見智不必自己出。才不必自己擅。惟虛中下賢。則事无不濟。而能以令德致令名矣。觀六十四卦中。凡六五下應九二。自恆卦外。無不吉者。此可見信從賢哲之爲貴也。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三

身。在。事。中。則。急。於。幹。蠱。身。在。事。外。則。不。事。王。侯。君。子。之。出。處。進。退。唯。視。乎。時。位。之。當。然。而。無。所。執。也。當。爲。而。不。爲。則。曠。職。不。當。爲。而。爲。則。失。身。此。等。處。須。一。揆。於。義。不。可。苟。也。

旣曰不事王侯。又曰高尙其事。蓋其所高尙者。大有事在。非止以不事王侯爲高也。若徒以不事王侯爲高。則亦山林枯槁之士而已。何足爲法。則乎高尙其事。卽孟子之所謂尙志也。故象傳曰志可則。細思若非高尙其事。卽亦難保其斷然不事王侯。蓋己身先無其事。尙未必能見得到立得定也。由此

觀之學者未膺家國之任且須亟亟焉勉於其事庶不至進退無據。有其事則出處可以合義且出不徒出必能濟時之艱處不徒處實能獨善於己否則未免如朱子所謂半上落下者卽不然亦僅如程子所謂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而已然則士可不以尙志爲事哉。



利貞他卦或作戒辭在臨卦則是言貞之利也卽初二爻辭所謂貞吉與吉无不利者也同一貞道在否之世則不利在臨之世則利時爲之也貞者君子之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四

常道無時而或易也特進退則係乎時焉耳

二陽方長之時卽戒以八月有凶更不待泰之九三始有平陂往復之訓也聖人之教人思患豫防其意深切如此

復之時陽尙微故須閉關以養之見陽長之難也若臨之時則陽盛矣可以大通而无不利矣然便當知所戒故元亨利貞之下卽繼之曰至於八月有凶見陽消之易也嗣是泰曰艱貞大壯曰利貞夬曰有厲乾曰有悔凡陽長之卦無不有戒辭者嗚呼盈滿之患何地無之處盛大之境其可不兢兢戒懼乎哉

惟其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所以能元亨利貞。惟其元亨利貞。所以預戒其八月有凶。當元亨利貞之時。而存八月有凶之戒。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

以復與臨觀之。可見陽始生。則當安靜以養之。而馴致於盛。陽方長。則當戒慎以持之。而預防其衰。人心。理欲消長亦然。故存過工夫。不可不密。其大要全在。主敬。

凡自以爲知者。往往忌人之賢。而獨任其聰明。豈知是乃大愚也乎。知虛己下賢之爲知。而惟賢是任。則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五

德業無不成矣。故知則能任賢。而任賢則愈知。臨天下之道。莫善於此。

治天下固以下賢爲要務。然非己有其德。亦必不能下賢。六五之不自用。而任人。以其有中德也。而不自用。而任人。又正。所以行其中。故象傳曰。行中之謂也。至臨。只是情之密。敦臨。乃是志之誠。故六四无咎。而上六則吉无咎也。凡人尊尚賢德。須是中心誠篤。纔有益。

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須是有以示人。乃可。

爲人所仰。卦爻都重此義。故下觀而化。必推原於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而九五上九爻辭。復深戒以觀我。生觀其生也。凡觀於人者。皆當返求。所以爲觀之道。豈獨人君然哉。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只是誠敬二字。聖人言觀天下之道。不過如此。舍此求治。皆詭道也。烏足以感人。最要在盥而不薦。惟盥而不薦。所以有孚顒若。有孚者。盥而不薦之所積也。顒若者。盥而不薦之所形也。表裏純一如此。庶足以觀於人矣。

盥而不薦。是徹始徹終工夫。不止臨下時如此。若止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六

臨下時如此。便是不誠也。蓋卦名爲觀。自當主觀示。而言然示於人者。未有不立於己者也。形於外者。未有不誠於中者也。故必自其平日本原之功言之。曰盥而不薦。盥而不薦。非以爲觀。而所以爲觀者也。盥而不薦。謂誠敬之意常存也。不薦云者。只是不輕用事。非無所事也。惟其誠敬之意靜時如此。動時也如此。大事如此。小事也如此。所以擬之於不薦。而以爲盥之意常存也。若但以不薦爲无所事。則豈朱子所謂盥之意常在者乎。雲峯釋本義之意。恐誤。

盥而不薦二句。惟聖人盡得此道理。而彖辭却不專

指聖人蒙引之說是也。且亦不專指天子。凡觀示於人者。皆當如此。故今日爲學。正須於此處用力。中庸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能如是。則所以爲觀之道。既備於己。而發之於外。隨其所及之大小遠近。無不觀感而化矣。

聖人之神道。無他。元妙奇特。只是誠敬到極處。便自過化存神。而今欲學聖人。亦卽於盟而不薦。做去日用動靜之間。常常提掇此心。勿令放倒。收斂此心。勿令渙散。而又慎密嚴重。力持於念慮事爲之際。積之既久。夫亦可以觀於人矣。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七

設教者。政也。神道者。德之所爲也。須是以神道設教。而後天下服。後世未嘗不設教。而天下不服者。非以神道故也。

須看服字。服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至於天下服。則無物之不化矣。後世之於天下。徒以智術籠絡。威令劫持。倖而無事。亦不過牽補架漏。度日而已。烏足言服哉。

童觀是所見者。近闕觀是所見者。小人須有遠大之識。斯有遠大之志。其識如此。其人可知。戒之哉。人必親近有道德者。乃可以增長其識力。恢宏其志。

氣初與二質既陰柔又皆遠於五如人以愚暗之資而居僻陋之地宜其所見之卑且鄙矣

既為君子丈夫則亦當有可觀之道以觀於人今其所見乃若此豈不可鄙可醜也乎是故不知道德之

可貴而惟利是趨不識聖賢之所為而流俗是信皆

小人女子之行也世之為君子丈夫者其思之

初六童觀以陰柔在下之故六二闕觀以陰柔居內

之故陰柔是其德在下居內是其位也以其位言之

則惟居遠乎陽所以為童觀闕觀以其德言之則惟

童觀闕觀所以卒遠於陽夫位非己所能為也而德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則可以自主學者觀象知戒變而為陽剛則卓然超越流俗雖在下居內何患其明不及遠哉

進退之道在乎觀我生而已故象傳曰未失道也言

觀我生以為進退是未失道也或曰所行之通塞有

時與己之善否不相應如不善而通善而塞則奈何

曰不善而通善而塞者以上無聖君故也觀之世九

五方以中正示天下豈有通塞不應於善否者乎

凡君子之進退必內度諸己外審諸時觀之世上有

剛陽中正之君則時固不待觀矣所當觀者我生耳夫大觀在上其時固當進者也又居可進可退之地

卽決於進焉。亦未爲大失。然必觀我生以定之。進退之不可苟如此。  
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是已仕而未顯之人。非在下初筮仕者比也。惟其已仕。故語類以爲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若在下初筮仕者。則未嘗有所行。亦唯內度諸己可矣。又何從觀其通塞乎。或以此爻擬漆雕子。非也。漆雕子固未仕者。吾斯未信之言。只是自己信不及。未嘗觀所行之通塞也。

觀爲陰長陽消之卦。故二陽爻純是戒辭。在九五上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九

九固君子也。特占者須自觀耳。然因此可見本爻之象。亦祇得无咎而已。夫以九五之德位。與上九之德而僅能如此。則時爲之也。

旣觀我生矣。還要觀民。蓋必新民之極。而後已之分。量始完也。爲人君者。可不密於自修哉。

凡有名德之人。尤須嚴於觀省。若小有閒隙。可議便致失望。此占得上九者。所以必觀其生也。

統觀全卦。知觀之道。莫先於自觀。故不患觀化之無人。而患己無可觀之道。可觀之道。莫切於誠敬。彖辭。盥而不薦。二句。乃是最喫緊處。與中庸末章之言。實



相表裏敢不勉諸

三三三

間隔者天下之大害。程子推論噬嗑之道詳且盡矣。反之於身則吾心中私欲之間亦是此象。須詳察其病根所自而用力除去之。方能心與理合。電雷噬嗑之象也。

噬腊遇毒以陰柔不中正之故人苟無德非特刑不當罪而人畔之卽治其所當治亦不服也所以治人必先正己

九四六五兩爻既有得金矢得黃金之象矣然猶必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十

艱貞而後吉貞厲而後无咎蓋執法以治人非特不可以私意畸輕畸重於其間雖刑正民服而猶不得有易心焉嗚呼當折獄之任者其慎之哉

止惡於初則无咎積惡之極則凶以初上兩爻參互觀之勸戒昭然矣

上九之何校滅耳只是聰明不明之故人可不聽善言哉

初九以小傷爲可懼則止於滅趾而已上九以小惡爲无傷則非至於滅耳不止到得何校滅耳或亦因之有悔心然何及哉此所以貴於審聽而早圖也

初九以滅趾而不行其不行也非不欲行不敢復行也當其不行之時固歉然無以快其意上九以不聰而滅耳其不聰也非不能聰安於不聰也當其不聰之時且傲然有以遂其非乃一得一失判然若此可見常人之情雖不能明理度勢但得知所畏而不爲忍其欲而不逞便是保身遠害之道易之爲教所以無貴賤賢愚皆可用也



觀賁之所以亨可見人不可以無禮禮者賁飾之道也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十一

小利有攸往不止謂文不可過凡事皆然大抵占得此卦其事當得亨通而不能大有爲也

離明於內文之所以盛也艮止於外文之所以不過也惟止而不過所以爲文之明若文滅其質則浮僞相蒙奢僭踰分情意不得通而猜嫌從此起矣何文明之有故必合內離外艮而後爲賁也

文明以止止字向無定解或以爲用文明之道截止

於人註疏或以爲處於文明程傳或以爲止而不過何氏總

不若朱子各得其分之說於義爲精蓋惟文之明也所以各得其分亦惟各得其分乃可以爲文之明有

如五倫之間粲然有禮以相接則尊卑貴賤親疎遠近各安其天則而無所歉於其心是所謂各得其分也若無文則穀雜乖舛而失其分矣然所謂文者稱其實而達之非溢其情而飾之也使有意增加而至於華僞失實何以各得其分乎不得其分乃是文之弊非文之明也故文明以止四字反覆相因最好玩味

思吾人一日之間無有不與人相接者與人相接便有文有文便須文明以止

舍車而徒正所以賁其趾程子曰守節義君子之賁也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三

舍車而徒不是容易事蓋世方貴車而賤徒則必謂車榮而徒辱而已之取舍乃若此不議其迂卽嫌其矯矣於此能介然自持不爲流俗所惑豈非特立獨行者歟

舍車而徒是始初第一要緊事若此處打不過更無學行可言須是立得志定不願人之膏梁文繡纔可以求道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君子之所以自賁者義而已矣初九剛德明體明則能辨義剛則能守義凡窮而在

下者當如此。

九。三。本。自。貞。也。故。戒。以。永。貞。人。固。有。處。順。適。之。境。而。改。易。其。素。守。者。觀。此。可。鑒。

終。莫。之。陵。陵。者。爲。二。陰。所。陵。也。二。陰。非。敢。於。陵。三。特。三。若。溺。於。所。安。則。積。漸。之。勢。使。然。未。有。不。至。於。陵。者。惟。能。永。守。其。貞。則。終。莫。之。陵。矣。終。字。從。永。字。生。出。終。莫。之。陵。便。是。吉。也。

凡。陽。之。於。陰。相。與。以。正。則。彼。爲。我。賁。陽。之。有。資。於。陰。也。溺。於。所。安。則。我。爲。彼。陵。陰。之。有。害。於。陽。也。而。其。幾。祇。在。乎。陽。之。貞。與。不。貞。然。則。永。貞。之。戒。可。不。懷。諸。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三

當。位。疑。疑。者。疑。於。所。與。也。主。四。說。不。主。三。說。蓋。六。四。所。當。之。位。遠。初。而。近。三。三。方。求。婚。媾。於。我。與。初。則。勢。未。得。遂。與。三。則。義。有。不。可。所。以。疑。也。然。君。子。知。守。正。而。已。何。疑。之。有。故。雖。不。與。三。亦。終。无。尤。也。

以。六。四。之。重。柔。當。九。三。之。強。盛。則。其。勢。旣。不。敵。以。初。之。遠。四。而。在。下。以。三。之。近。四。而。相。求。則。與。三。爲。甚。利。然。守。正。不。與。終。可。无。尤。人。亦。何。必。怵。於。勢。艷。於。利。而。苟。合。以。失。身。哉。且。守。正。不。與。而。无。尤。則。反。是。爲。有。尤。矣。然。則。去。就。從。違。之。際。當。一。決。於。義。斷。不。可。爲。勢。利。

所。搖。也。

觀九三之永貞吉。則必以懷安爲戒。觀六四之終无尤。則勿以守正爲迂。

文質貴得中。六五質勝於文。上九純是質。皆未合中道。其得終吉而无咎者。一則以質爲禮之本。得其本而禮在其中。一則以賁極之時。宜乎返樸還淳。故其占如此。若吾人行已接物。自當體玩象傳文明。以止四字勿專。以此二爻爲法。



復則利有攸往。夬則利有攸往。剝則不利有攸往。皆天行也。獨於剝言之者。處盛時猶易。處衰世實難。故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五。於此尤足見君子之知幾也。

古

柔變剛。是統六爻言之。非止謂下五陰剝上一陽也。蓋卦以剛爲主。下五爻本皆剛也。而變爲柔。若上一爻復變。則爲坤矣。下五爻是已變者。上一爻是將變者。總之是柔變剛也。

否之世不利君子貞。貞猶未至。消亡也。特不利耳。若剝之世。則蔑貞矣。貞而至於蔑。豈非凶乎。蓋謂貞者凶。非謂蔑貞者之凶也。

羣陰剝陽之時。而獨爲碩果。其勢亦危矣。然關係甚。

重是固衆情之所仰戴而爲天地之心也故遇如是之人須尊崇愛護勿使有所傷害而當此爻者亦宜自重其身以體天心而慰民望也

剝之時小人盛長世道敗壞極矣是非之不明好惡之不公當莫甚於此時而上九之君子卒爲民之所載此可見秉彝之心未嘗一日而泯也

居剝之世非黨於羣陰卽爲羣陰所剝如上九之碩果僅存甚非易事必也巽言晦迹以保其身特立獨行以守其道斯可耳

爲剝之碩果非大有學力者不能蓋時方以陰剝陽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五

五

羣小人皆欲進而相干而上九能不爲其所怵此可以想其秉節之堅焉衆君子旣己身受其害而上九能不爲其所傷此可以見其保身之哲焉迹孤而心益苦望重而道益尊豈硜硜自守者所能當此哉

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五終

生齋讀易日識卷之五終

生齋讀易日識卷之六

平湖方壻 垌子春



往則必復。復則必亨。此天運之自然也。雖天運如此。而在人尤必有以善承之。君子知其往則必復也。故時之未復。安於義命而無所營求。知其復則必亨也。故時之方復。動以順行而不敢縱肆。是之謂善承天也。

出入无疾。疾字本義無訓。可知是從程傳。或以无疾為无憂阻。似可不必。蓋无疾无咎。皆自人而言。无咎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六 一

是无有咎之者。則无疾亦是无有疾之者也。

朋來无咎。玩本義一亦字。知是朋之无咎。

以其剛反也。故亨以其剛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德之

可貴如此。夫一陽初復。其力甚微。然由此保守擴充。

則純乾之德實基於是。勉之哉。

天地之心何心也。生生不已之心也。在人則所謂元

者善之長也。人須於自心中常見天地之心積而至

於流動充滿則仁矣。

能見天地之心。便識仁體。而守之則在乎莊敬持養。

至日閉關。安靜以養微陽也。在吾心亦須如此一念。

來復必兢兢焉敬以存之使內不雜以邪思外不誘於物欲則善端充長矣

不遠復只在一念之微已所獨知之地所謂迹雖未形幾則已動者也於此覺察霎時間便與翰轉故云不遠復若已見諸事卽非不遠矣且過而已形安得无悔爰辭旣曰不遠復又曰无祇悔明明是指心上工夫程傳最明白龜山亦云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未形而復其復不遠故不至於悔而元吉學者必於此處用力方爲善治其身此大學中庸所以並諄諄於慎獨之功歟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六

二

人能復善不可謂之不修身然失之旣遠而復則身之不修者多矣故不遠之復乃所以修身

凡事皆起於意意之動事之初也人若於此時省察克治則終無可悔之事矣然非有剛明之才何以審幾而致決故不遠復之象惟初九有焉

不遠復是始初事旣復之後必栽培深固方能實有諸已亦閉關之象也初九剛明其服膺弗失固不待言學者却須反身體驗加以存養之功庶幾有益否則便是六三之頻復矣

復貴自用力不遠復者上也其次則資於人以爲復



然無柔中之德則亦不能資於人此休復所以繫於六二歟六五亦柔中以位尊復極之故別取能自敦篤之義象不同也復只在一次所謂不貳過也頻復則頻失矣與迷復者豈相遠哉此其所以厲也占辭固就人事言吾輩讀此爻當於身心內驗之實見其所以厲處則操存省察自不容緩矣

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已爲有志之士況初方甚微無勢位足以相援而能舍其羣以應之此非見道明而信道篤安能如此故六四之中行獨復最爲難能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六

三

而可貴玩一獨字可想見其特立不回之槩此爻曰獨復履之小象曰獨行大過之大象曰獨立聖人豈好異而惡同哉不如此無以立己之志成己之行也君子當正學衰息之時不可不常存此意

剝之上九地處孤危而六三應之復之初九勢尙微弱而六四應之此皆可謂無所爲而爲之者矣義利之辨是爲學第一要務須於此二爻深體之

敦復者好之誠守之固也好之誠故不遷於外物守之固故不失於半途如是何悔之有予自度平生可悔者多皆由立志之不篤守道之不堅故耳是以玩

頗復之象而不勝自危。玩敦復之象而頗思自勉。蓋二爻正相反也。

以其取善之美。則曰休。以其遷善之篤。則曰敦。休復者。資於人。敦復者。守諸己。二者兼備。庶幾可以成德。人不能如初九之剛明。得如此兩爻之所爲。亦漸進於誠矣。

迷復之凶。至於如此。直是可懼。然人雖昏蔽。豈無一隙之明。其所以終迷不復者。非不能復。乃不肯復耳。蓋積習既深。則好惡是非。皆悖常而反正。故聞善言見善行。則忘惡之而不樂從。及災眚疊至。又展轉爲生齋。讀易日識。卷之六。四。

巧避苟免之計。求其悔悟自新。則終不可得也。嗚呼。若而人者。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無妄最重貞字。故他卦戒辭。但曰利貞。此獨申言之。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反覆曉告。若此。可以見聖人之意矣。

無妄。天道也。學者欲以人合天。非萬理明。盡一疵不存。何以能之。程子謂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此可見致知格物之爲先務矣。明儒論學。遺格致而首揭誠意。雖諄諄言戒欺求慊。其能免於妄乎。卽此

講學一事。偏執己見。而不顧義理之是非。其爲妄也。大矣。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心之誠也。所以爲无妄也。人須是誠心爲主。心不誠。則萬事不立。所謂欲往何之矣。乾文言曰。閑邪存其誠。蓋聖人心主於誠。故閑邪則誠自存。常人之心。邪妄爲主。又安得誠工夫。緊要在誠。妄一闕。正須於賓主內外之間。嚴辨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是有實心也。動而健。是有實力也。剛中而應。是有賢者爲之助也。凡人行事。既有實心。實力。而又得賢者爲之助。安有不大通者乎。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六

五

天之命。祇此實理。自然者而已。故循乎實理爲順天。悖乎實理爲逆天。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亦自然之理也。嗚呼。天命日在人耳目之前。無時無地不赫然昭著。人其可有妄念。妄言。妄動乎哉。天命本自无妄。故物物與之以无妄。既是物與无妄。則人各得此无妄之理。而天命在人心矣。知天命之在人心。安得不戒謹恐懼。六爻皆无妄。而吉凶禍福有不同者。時位爲之也。時位所值。雖聖人無如何。順時進退。亦實理之自然。否則便是妄也。所以君子既貴守正。尤貴知時。

凡世俗人欲利於往。輒以私智用事。謂如是則揣摩  
便利。可以無乎不宜。豈知心術不正。人皆見之。適取  
鄙辱而已。初九爲无妄之主。所以往吉。蓋誠能動物  
其理。絲毫不爽。程子訓門人。謂善處事者。只在仗忠  
信。不忠信。便是不善處。其言可味也。

玩初九象占。可見人欲有爲。必以无妄爲主。无妄未  
有不吉者。其或行之有阻。塞不是命之窮。便是誠有  
未至。非无妄之故也。君子亦勉爲无妄而已。慎勿以  
時運之厄窮。而稍渝其志也。

不耕穫。不菑畲。正是无妄處。所謂无所願望者也。凡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六

六

事必无所願望。而後謂之誠。

不耕穫。不菑畲。必兼始終言者。无妄最難於持久。若  
无所爲於前。而有所冀於後。則妄念猶未淨也。吾人  
爲治爲學。皆莫先於義利之辨。當於此爻詳玩之。  
无妄之災。非因无妄而有災。乃災及於无妄也。災不  
因於无妄。理之常也。故君子益堅其秉義守道之心。  
无妄而有災。數之變也。故君子斷不萌趨利避害之  
意。

凡非意之來。須自度能无妄與否。果能无妄。則順受  
之而已。否則宜敬謹修省。勿泰然自以爲無患也。

遇災之時。毫無憂懼。遇災之後。毫無怨尤。處无妄之災。須如此。

九四之所固有者何也。亦守此无妄之德而已。剛明之資。能有為。亦能自守。特下无應與。則但以固守為宜。故曰可貞无咎。天下未有不能固守而足以有為者也。

九五為无妄之至。須看至字。惟其无妄之至。所以有疾而勿藥。若未到至處。便不能悍然弗顧。須藥以治之。蓋无妄未到至處。是猶有妄也。藥者藥其妄。非藥其无妄也。无妄斷無用藥之理。

生齋讀易日識

卷之六

七

无妄勿藥。非特不必藥。實不可藥。觀象傳可見。此義於今日為學。亦極有關。著凡志道懇切之人。往往為流俗所忌。惡讒毀阻撓不一而足。切勿妄生憂疑。自隳其素行。苟終始不渝。則德業日新矣。勿藥有喜之謂也。

宜哉曰。而貴天。告天不朱。亦不。固。而。且。以。音。為。之。資。論。音。為。亦。論。自。卷。卦。才。天。應。與。限。自。以。固。守。為。此。四。之。浪。固。音。皆。同。也。亦。皆。此。天。交。之。處。而。以。剛。明。災。災。成。也。

